

通志堂經解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三十三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鄭氏曰贊助也育生也

孔氏曰此明天性至誠聖人之道也

河南程氏曰盡己爲忠盡物爲信極言之則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僞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爲僞矣易无妄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又曰贊天地之化育自人而言之從盡其性至盡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言人盡性所造如是若只是至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

有分 又曰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明道 又
曰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參贊
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謂贊助只
有一箇誠何助之有明道 又曰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
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已心則盡人盡物
與天地參贊化育贊則直養之而已 又曰凡言充塞云
者却似箇有規摹底體面將這氣育實之然此只是指而
示之近耳氣則只是氣更說甚充塞如化育則只是化育
更說甚贊贊與充塞又早却是別一件事也伊川
橫渠張氏曰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
於命亦是失於大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
己之性即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
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

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
方有學今言如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
至也 又曰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唯大人
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
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又曰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
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之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未
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
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又曰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
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與
藍田呂氏曰至於實理之極則吾生之所固有者不越乎
是吾生所有既一於理則理之所有皆吾性也人受天地
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

所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別而爲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爲強柔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己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爲昏明蔽有開塞故爲人物稟有多寡故爲強柔稟有偏正故爲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唯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係乎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能盡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幾矣故行其所無事順以養之而已是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如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至于民之析因夷隩鳥獸之孳尾希革毛毳毼毛無不與知則所贊可知矣天地之化育猶有所不及必人贊之而後備則天地非人不立故人與天地並立爲三才此之謂與天地參

建安游氏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千萬人之性一己之性是也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萬物之性一人之性是也故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同焉皆得者各安其常則盡人之性也羣然皆生者各得其理則盡物之性也至於盡物之性則和氣充塞故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夫如是則天覆地載教化各任其職而成位乎其中矣
延平楊氏曰性者萬物之一原也非夫體天德者其孰能盡之能盡其性則人物之性斯盡矣言有漸次也贊化育參天地皆其分內耳 又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與人物性無二故也

河東侯氏曰或問天下將亂何故賢者便生得不豐厚曰氣之所鍾便如此曰有變化之道乎曰在君相幹施之力爾若舉賢任能使政事治而百姓和則天地之氣和而復淳厚此天下所以有資於聖賢有賴於君相也子思曰贊天地之化育正謂是耳若曰治亂自有數而任之則何賴於聖賢哉子思所以言贊化育也書亦曰祈天永命如此而已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大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能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或問至誠盡性諸說如何曰程子以盡己之忠盡物之信為盡其性蓋因其事而極言之非正解此文之意今不得而錄也其論贊天地之化育而曰不可以贊助言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曰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則亦若有可疑者蓋嘗竊論之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事雖若人之所為而其所以為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為也又況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間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為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為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一之致多或未察故程子之言發

明理一之意多而及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唯其所謂止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乃爲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也至於窮理至命盡人盡物之說則程張之論雖有不同然亦以此而推之則其說初亦未嘗甚異也蓋以理言之則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固不容有漸次當如程子之論若以其事而言則其親疏近遠深淺先後又不容於無別當如張子之言也呂游揚說皆善而呂尤確實揚氏萬物皆備云者又前章格物誠身之意然於此論之則反求於身又有所不足言也胥失之矣

涑水司馬氏曰人皆有仁義禮智之性惟聖人能以至誠充之如能盡其性然後脩其道以教人使人人皆盡仁義禮智之性如此則其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陰陽和風雨

時鳥獸蕃滋草木暢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萬物莫不遂其性豈非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功德參於天地哉易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之謂也嵩山晁氏曰人物之性與天地之化育皆吾性之誠也天地之性不可見而見之於化育也然此非次第而言之也猶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則能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也其所言之若彼者何也以其理相因非心知其意者莫之能喻也物性之麤非後於人之性而得之者也

廣安游氏曰盡猶極也言極乎其性之理而得其性之正也盡者生於有者也孟子曰有諸己之謂信下文又云不誠無物夫無得於中未有自信者也夫是物也惟其有之故信其物之有是不誠不信則無是物也惟至誠能有其

信故能盡其性耳目鼻口與物相汨則不知夫性之所在不知夫性之所在何所盡之哉惟天下至誠爲能以仁智勇治其心心治而喜怒哀樂得其正而性之全體可得而盡矣盡性之理而得其正聖人能事畢矣非特已也惟人亦然非特人也惟物亦然非特物也天地亦然已也人也物也天地也其性之理則一而已

長樂陳氏曰天下一性耳能盡已性則必能盡人之性而物之性亦可自此推之故能盡人之性亦能盡物之理但所以盡者有次第也不先盡已之性於人物何有哉天地之化育不過及夫人物而已能贊天地之化育自然與天地參也

晏氏曰所謂盡性者充足其四端之善彌滿於一性之中而無餘蘊也非天下至誠不能臻此

海陵胡氏曰性者五常之性聖人得天之全性衆人則稟賦有厚薄聖人盡已之性以觀人之性然後施五常之教以教人使仁者盡其所以爲仁義者盡其所以爲義至於禮智信皆然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性物萬物也萬物之性雖異於人然生育之道愛子之心至深至切與人不殊故聖人將盡物之性設爲制度定爲禁令不使失其生育如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交於萬物有道故物無不盡其性物既盡性則可以贊助天地化育之功天地以化育爲功聖人以生成爲德可以輔相天地之宜贊助天地之化育其功與天地參美矣

高要譚氏曰何謂至誠極實理之至云爾實在我已極其至即能盡一己之性矣一性之初聖人衆人所得均也然衆人後知後覺必待先知先覺者爲之開明然後能復其

初聖人既盡在我之性此所以能盡人之性也一人之身物理皆備聖人既能盡人之性則推以及物故能使草木昆蟲皆遂其生鳥獸魚鱉罔不咸若此所以能盡物之性也詩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此盡人之性也詩云王在靈囿麀鹿攸伏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此盡物之性也人者天地所生物亦天地所生天地生之聖人成之天地化育之道待聖人而後備此則贊之義也人之爲號本與天地並稱唯其在已者有所未盡不能推之於人物無補造化故於天地不相似聖人盡已之性而進乎贊化育之功則是上下與天地同流此則參之義也或曰聖人在下道不得行盡已固可亦安能盡人盡物贊化育與天地參乎曰聖人有德有位其道行乎天下聖人有德無位其道明乎天下功用皆同無二事也

新定錢氏曰洞徹底蘊略無纖毫欠缺非謂有加於其所固有也譬之日月而或蝕焉有一分之未復即有一分之未盡復之如故全體全明所謂能盡如斯而已賢者覺其本性雖已明徹然未到知天命未到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地猶是未可謂之能盡也必聖人而後可也

雪川倪氏曰或曰人之性一故盡已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若萬物之性與人不同而曰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何也曰物之性固不與人之性同然其好生惡死一也是以聖人生之不傷使之各遂其性故可以贊天地化育也此曰盡性孟子乃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何也孟子推原子思之義又本之於心也然盡心而合於天理去其私心則可以盡性矣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

變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鄭氏曰其次謂自明誠者也致至也曲猶小小之事也形謂人見其功也著形之大者也明著之顯者也動動人心也變改惡爲善也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賢人習學而致至誠

河南程氏曰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伊川又曰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伊川又曰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去氣偏處發是致曲去性上脩便是直養然同歸于誠又曰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自有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明道又曰曲偏曲之謂非大道

也就一事中用志不分亦能有誠如養由基射之類是也誠則形誠後便有物如參前倚衡如有所立卓爾是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跡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伊川橫渠張氏曰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從義誠能從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

藍田呂氏曰至誠者與天地參則無間矣致曲者人之稟受存焉未能與天地相似者也人具有天地之德自當致乎中和然稟受之殊雖聖賢不能免乎偏曲清者偏於清和者偏於和皆以所偏爲之道不自知其偏如致力於所偏用心不二亦能即所偏而成德故致力於所偏則致曲

者也用心不二則曲能有誠者也能即所偏而成德如伯夷致清爲聖人之清柳下惠致和爲聖人之和此誠則形者也德有定體則遂其所就文節者明故曰形則著一曲之德致文成章則無以加矣無以加則必能知類通達餘善兼照曲之果爲曲也故曰著明幾者動之微也知至而不能至之則不可與幾矣故知至則舍其曲而趨其至未有不動而徙義者也故曰明則動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大

然未有不變者也故曰動則變變者復之初復於故則一

於理圓神無滯不知其所以然與至誠者同之故曰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又曰變者如病始愈以愈爲樂如迷始悟以悟爲得及其久則愈者安然無憂不知所以爲樂悟者沛然自如不知所以爲得故能純一不雜混混一體無形色可求無物我可對然後可以謂之化

建安游氏曰誠者不思不勉直心而徑行也其次則臨言而必思不敢縱言也臨行而必擇不敢徑行也故曰致曲曲折而反諸心也擬議之間鄙詐不萌而忠信立矣故曲能有誠有諸中必形諸外故誠則形形於身必著於物故形則著誠至於著則內外洞徹清明在躬故著則明明則有以勗衆故明則動動則有以易俗故動則變變則革汗

以爲清革暴以爲良然猶有迹也化則其迹泯矣日用飲食而已至於化則神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誠孰能與於此

延平楊氏曰能盡其性者誠也其次致曲者誠之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致曲也用志不分故能有誠誠於中形於外參前倚衡不可揜也故形形則有物故著著則輝光發

於外故明明則誠矣未有誠而不動動而不變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非動乎曲能有誠誠在一曲也明則誠矣無物不誠也至於化則非學問思辨篤行之所及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唯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或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之則人自

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言之則唯聖人爲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以擴充其四端者是也程子之言大意如此但其所論不詳且以由基之射爲說故有疑於專務推致其氣質之所偏厚而無隨事用力悉有衆善之意又以形爲參前倚衡所立卓爾之意則亦若以爲己之所自見而無與於人也豈其記者之略而失之與至於明動變化之說則亦無以易矣若張子之說以明爲兼照動爲徙義變爲通變化爲無滯則皆以其進乎內者言之失其指矣蓋進德之序由中達外乃理之自然如上章之

說亦自己而人自人而物各有次序不應專於內而遺其
外也且夫進乎內之節目亦安得如是之繁促哉游氏說
亦得之但說致曲二字不同非本意耶楊氏既以輝光發
外爲明矣而又引明則誠矣則似以明爲通明之明旣以
鶴鳴子和爲動矣而又曰化非學問篤行所及則似以化
爲大而化之之化此其上下之意不相承續且於明動之
間本文之外別生無物不誠一節以就至誠動物之意尤
不可曉今故不能盡錄然亦不可不辨也

新定顧氏曰上章言自誠而明之事此章言自明而誠之
事也自明而誠學者之事也較之自誠而明則却其次矣
曲之爲言與直對立至誠之道自性而推之則爲直致自
學而反之則爲致曲易曰反復其道子曰克己復禮爲仁
孟子曰湯武反之也皆致曲之謂也曲能有誠即前章所

謂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唯天下至誠爲能化推
言化之本於至誠也上章發端言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
性推其極至於與天地參此章發端言其次致曲曲能有
誠推其極至於變則化子思子懼人以此二章所言爲有
優劣也欲示人以其所同則斷之曰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夫前後二章發明功用若有不同而唯天下至誠一辭則
無不同夫苟均之曰唯天下至誠也則其功用又安可以
二觀哉

兼山郭氏曰致曲者曲盡之也曲能有誠由力使之然也
至於誠則形以至變則化馴致其道而終於誠則無異也
處氏曰自內以達外者誠之所以成已由淺以至深者誠
之所以成物蓋君子之道出乎身者固有其序入於人者
亦有其漸也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所謂自內以達外也

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所謂由淺以至深也君子之誠存於心者至矣及其發於外也有不可揜焉形則形於身者則著於行明則明於天下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所謂形也愛敬之道著而爲仁義中和之德著而爲禮樂所謂著也非特人知之鬼神其知之矣非特鬼神知之天其知之矣所謂明也君子之誠已如此庸非自內以達外乎唯其誠之已至於明則所積者厚矣及其推之以成物始則有以感動乎衆心中則有以變易其舊習終則有以化成其德性如風之震蕩鼓舞所謂動也如春之枯榮甲拆所謂變也如夏之長養成遂所謂化也君子之成物如此庸非由淺以至深乎文王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此可見矣由德廣所及以至於道化之行由無犯非禮以至於猶惡無禮故序

詩章亦言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所謂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此可見矣然文王生知之聖人也自誠者也此之所言致曲之賢人也思誠者也由賢以至於聖自入於天蓋亦同歸一揆而已矣故中庸言此必終之曰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蓋以曲能有誠者可與天下至誠者爲一體也溫陵陳氏曰或以曲爲小善已非矣又以爲偏曲之曲道何嘗有偏偏則非道矣曲如揚雄所謂途雖曲而通諸夏川雖曲而通諸海入道之門戶固應曲致也如孔門或以愚或以勇或以魯或以達而入道所謂委蛇致曲而入乎道也致如學以致其道之致小德川流亦是致曲之意高要譚氏曰致曲之爲言致其委曲以求本性之實理非直造徑達之謂也既非生而知之直造徑達容有所未能當隨才識高下專心致志委曲以求之求得本性因而誠

之使有諸已則亦與從初自誠者無以異矣故曰曲能有誠能化云者言至誠之妙用所過者化也語至誠極於能化則知其所謂存者有不測之神矣贊化育與天地參皆不外是此所謂及其成功一也孟子言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即此曲能有誠之說也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即此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之說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即此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之說也

永康陳氏曰一室皆闇必有容明之所從其容明之處而闢之此致曲之法也

嚴陵喻氏曰至誠之理自所性而達乎外者直也由學問以復乎內者曲也

建安真氏曰前章贊化育參天地乃至誠之極功而其本

則盡已之性而已此聖人所以可學而至也其次致曲即學之事曲猶曲禮之曲蓋聖人生知安行不待致曲自能盡性自大賢以下則必於纖微委曲而用其功即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之意顏子之四勿曾子之三省皆致曲之事也

晉陵錢氏曰曲謂行事之委曲若曲禮之類致力於曲亦能有誠誠則形謂有諸內必形於外也形則著人得而見之也著則明其德昭明人不能掩也明則動人爲不善者不能自安也動則變人從之也變則化化民成俗不知其所以然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鄭氏曰可以前知者言天不欺至誠者也前亦先也四體謂龜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孔氏曰此言身有至誠可以豫知前事禎祥吉之萌兆本有今異曰禎國本有雀今赤雀來是也本無今有曰祥國本無鳳今有鳳來是也言國家之將興必嘉善慶祥妖孽謂凶惡之萌兆妖傷也傷甚曰孽左傳云地反物爲妖說文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爲妖禽獸蟲蝗之怪爲孽見乎著龜卦兆動於龜之四體也善謂祥不善謂禍至誠之道豫知前事如神之微妙故云至誠如神

河南程氏曰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又不是野狐精也又曰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

藍田呂氏曰誠一於理無所間雜則天地人物古今後世

融徹洞達一體而已興亡之兆猶心之有思慮如有萌焉無不前知蓋有方所則有彼此先後之別既無方所彼則我也先即後也未嘗分別隔礙自然達乎神明非特前知而已一本云至誠與天地同德與天地同德則其氣化運行與天地同流矣興亡之兆禍福之來感於吾心動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前知況乎誠心之至求乎著龜而著龜告察乎四體而四體應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此至誠所以達神明而無間故曰至誠如神動乎四體如傳所謂威儀之則以定命者也

建安游氏曰至誠之道精一無間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無聲無臭而天地之間物莫得以遁其形矣不既神矣乎此非人所能測也至於前知之實則近考諸身遠驗諸物大有以知國家之興亡小有以知一身之禍福此人之所同

見也故至誠如神如神云者因人所言見之也

延平楊氏曰誠即神也上下與天地同流則兆乎天地之間者庸有不知乎以上言見乎蓍龜動乎四體則善不善已形焉故曰如神而已又曰君子一於誠而已唯至誠為可以前知故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抑亦以是為賢乎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欺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河東侯氏曰至誠之道學者須是心明意得然後可以知之如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可以理得不可以跡考可以默識不可以言窮今夫四時之代謝日月之晦明鬼神之言凶皆至神之道也知其所以然則國家之興亡其禎祥其妖孽煥然知之矣一人之心天地之心一人之為天地之為一物之理天地之理一身之氣天

地之氣喜怒哀樂少動於中則達乎面目見乎四體況天地之廣大國家之盛衰其有不見乎故問之蓍龜而蓍龜動以應候乎四體而四體動以知禍福善惡各以物至如高宗之夢文王之卜神降於虢星入於秦皆其物也故曰至誠如神神即誠也不可以行至疾速言之

河南尹氏曰嵩前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聞其名謂其亦窮經之士董平日未嘗出庵伊川至其舍語甚款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自明也尹子問於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也祁寬問於尹子曰豈非中庸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乎尹子曰也不必如此說只是久靜自明也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

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先生曰無私偽則常虛明 或問至誠如神之說曰呂氏蓋得之矣其論動乎四體爲威儀之則者尤爲確實游氏心合於氣氣合於神之云非儒者之言也且心無形而氣有物若之何而反以是爲妙哉程子用便近二之論蓋因異教之說如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故就之而論其優劣非以其不用而不知者爲真可貴而賢於至誠之前知也至誠前知乃因其事理朕兆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之私也亦何害其爲一哉

延平周氏曰禎祥者將興之兆朕也妖孽者將亡之兆朕也見乎蓍龜驗之物也動乎四體驗之已也禍之將至福

已伏之而其所以召福之善必先知之福之將至禍亦倚之而其所以召禍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言禍則先於福而言不善則次於善也

海陵胡氏曰此一節言至誠前知之事由身有至誠而其性明性既明則可以豫知前事雖未萌未兆可以逆知國家將興將亡之理若進賢退不肖其政教皆仁義雖未大興至誠之人必知其將興也又天必有禎祥之應若小人在位賢人在野政教廢弛綱紀紊亂雖未絕滅至誠之人必知其將亡也又天必有妖孽之應此皆至誠前知默契天意者也蓍龜先知之物聖人有先知之見如蓍龜之靈也人有四體四體之動必先知之聖人於禎祥之兆亦先知之神者陰陽不測之謂也

江陵項氏曰此一章言性者處處明白與天無間天之道

也下章誠者自誠也而下言教者處處篤實與人無間人之道也

施氏曰一身之所有至理具焉一心之所存神明舍焉反身而誠則清明在躬猶日中天地容光必照矣故不待興亡之已至而知之於禎祥妖孽之始不待乎禍福之已形而知之於善不善之初非前知者其能是乎易曰知幾其神乎

莆陽林氏曰人之精神當閑寂無人之所景物幽閒之處內外豁然是得其本性少頃思慮一起便坐不得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今人終日於膠膠擾擾之地得少頃閒靜便覺快樂是其本性然也況終身受用於誠者乎且居乎環堵之室更歷歲月之久戶外之屨皆能逆知其為某事以其心靜故也以此觀之周公仲尼雖無天子之位然

逆定之數可以前知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禎祥如火流為鳥鳳鳴朝陽之類妖孽如三川之震夷羊在牧之類故可以前知也如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此皆逆定之數為堯湯者能為之先具爾烏能使之必無也見乎著龜謂人有吉凶禍福之事盡見於著龜四體者謂吉凶禍福盡見於人之俯仰屈伸之際

長樂陳氏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至誠之道也商宗恭默思道夢帝賡予良弼果得傳說宣王有撥亂之志側身修行上天祐之為生賢佐果得申甫此其明驗歟

范陽張氏曰福將至則善念見禍將至則慾念形既先知則以誠造化轉移變易使禍為福妖孽為禎祥將亡反為將興蓋無難事也故曰至誠如神

兼山郭氏曰自君子觀之謂之知幾自衆人言之謂之前知易曰知幾其神乎

高要譚氏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自不學者言之事似渺茫近乎怪誕而不可信自篤學者言之事皆性中所有纔能存養不失其全便能至此無足疑也夫何故識得性與心之體即灼然見此事皆存養所致也性之在人非槁木死灰兀然寂然不生不出而已其中虛明自然透徹物有動乎其外而吾必覺知於其內凡天下事物有形有聲有臭有味有名有數與吾耳目口鼻手足相接者莫不皆先覺知不特如此天地之間薄海內外凡實有是事實有是物雖吾耳目口鼻手足之所未嘗及者一有感乎其中亦莫不皆有覺知此乃一性之靈可以應無方之變者蓋天機將動之時也夫是謂之心識得此理當其本心覺知之

時專精致一固守勿失使此一性之靈常存不散性本虛靜虛極則通靜極則明正如持鑑當中一影一像靡不畢見天下禍福善惡之事既實有而不虛端兆纔萌無有不知者矣故曰至誠如神胡不觀諸易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然不動者存養之力也感而遂通者前知之驗也此章重處全在至誠而前知之說特以明其效驗非如俗學專尚神怪而不知理之所在也

柯山周氏曰禎祥非必甘露醴泉如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則周室將興可知矣妖孽非必石言神降如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則周室將亡可知矣況假之於著龜動之於四體禍福將至有顯然之理乎

晉陵錢氏曰禎祥若麟鳳嘉禾之類妖孽若雉雥桑穀共

生之類著龜卜也四體以身喻國家之四方也間居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福將至以善而知其福禍將至以不善而知其禍蓋幽明一理人欲蔽之至誠則無不知矣

蔡氏曰此主誠者之用爲言至誠前知是言聖人既盡人物之性則知之無一而不明處之無一而不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如造化之神也

廣漢張氏曰此謂神指造化之迹者故曰如謂至誠則感應不窮也若如所謂所存者神則誠即神矣

新定顧氏曰至誠之道極天下之清明清明天德也惟秉天德故能知天數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至誠如神鬼神之靈於事先知固也而至誠者實似之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

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鄭氏曰物萬物也亦事也以至誠成已則仁道立以至誠成物則知彌博此五性之所以爲德也外內所須而合也外內猶上下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

孔氏曰人有至誠則能與萬物爲終始若無至誠則不能成其物誠者非但自成已身又能成就外物若能成就已身則仁道與立若能成就外物則知力廣遠合外內之道者無問內外皆須至誠時措之宜措猶用也得其時而用無往不宜也

河南程氏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伊川又曰聖人言忠信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

忠信豈復有物乎明道又曰只著一箇私意便是餒便是闕了他浩然之氣處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闕了他則便這裏沒這物又曰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脩學不以誠則學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為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又曰成己須是仁推成己之道成物便是知又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於喪己伊川又曰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韞也明道又曰須是合内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

彼即曉此合内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伊川又曰時措之宜言隨時之義若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伊川

藍田呂氏曰誠不為己則誠為外物道不自道則其道虛行既曰成矣苟不自成就如何致力既曰道矣非己所自行誰與行乎實有是理乃有是物有所從來有以致之物之始也有所從亡有以喪之物之終也皆無是理雖有物象接於耳目耳目猶不可信謂之非物可也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自無内外人有是形而為形所汨故有内外生焉惟生内外之別故與天地不相似若性命之德自合乎内外故具仁與智無己無物誠一以貫之合天德而施化育故能時措之宜也一本云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者也吾信乎此則吾德實矣故曰誠者自成也吾用

於此則吾道行矣故曰道自道也夫誠者實而已矣實有是理故實有是物實有是物故實有是用實有是理故實有是心實有是心故實有是事是皆原始要終而言也簞不可以簸揚則簞非簞矣斗不可以挹酒漿則斗非斗矣種禾於此則禾之實可收也種麥於此則麥之實可收也如未嘗種而望其收雖蕘稗且不可得況禾麥乎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也故君子必明乎善知至則意誠矣既有惻怛之誠意乃能竭不倦之強力竭不倦之強力然後有可見之成功苟不如是雖博聞多見舉歸於虛而已是誠之所以為貴也誠雖自成也道雖自道也非有我之得私也與天下同之而已故思成已必思所以成物所謂仁知之具也性之所固有合內外而無間者也夫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自無內外之別人有是形而為

形所梏故有內外生焉內外一生則物自物已自己與天地不相似矣反乎性之德則安有物我之異內外之別哉故具仁與知無已無物誠一以貫之合天德而施化育故能時措之宜也又曰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學不厭所以成已此則成已為仁教不倦所以成物此則成物為知何也夫盡性之德合內外之道以成已則仁之體也推是以成物則知之事也自成德而言也學不厭所以致吾知教不倦所以廣吾愛自入德而言也此子思子貢之言所以異也

上蔡謝氏曰或問言有物而行有常如何是有物曰妄則無物是不誠也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終始者有常之謂也物只是箇實存誠則有物問敬是存誠之道否曰須是體便見得

建安游氏曰誠者非有成之者自成而已其爲道非有道之者自道而已自成自道猶言自本自根也以性言之爲誠以理言之爲道其實一也

延平楊氏曰誠自成道自道無所待而然也其爲物終始天行也誠則形形故有物不誠而著乎僞則有作輟故息息則無物矣猶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功廢焉尚何終始之有故以習則不察以行則不著以進德則不可久以脩業則不可大故君子唯誠之爲貴萬物一體也成已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合天下之公言之也成物知也即成已之道而行其所無事也知仁具性之德也有成已之仁故能合內外之道有成物之知故知時措之宜也又曰大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國家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也若內外之道不合則所守與所行自判而爲二

矣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明此也又曰知合乎內外之道則禹稷顏回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正心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意誠心正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天下平則知非意誠心正不能也茲乃禹稷顏回之所以同也又曰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此合內外之道也

河東侯氏曰上言誠者自成道自道子思恐學者以內外爲二事知體而不知用故又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猶言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者也豈有能成已而不能成物者不能成物則非能成已者也人物雖殊理則一也故曰成已仁也成物知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言誠者事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此誠之所以爲物之終始而不誠之所以無物也下文所謂自成者蓋如此故君子貴之誠雖所以成已然在我者無僞則自然及物矣內外雖殊然皆性之德而唯誠者能之所以見於行事者以時措之而各得其宜也然必先成己乃能成物此道之所以必自道也 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游揚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爲無所當且又老莊之遺意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義亦唯程子之言爲至當然其言大略故讀者或不能曉請得而推言之蓋誠之

爲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諸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謂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觸之前凡所云爲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謂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

五言一
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爲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其餘諸說大抵皆知誠之在天爲實理而不知其在人爲實心是以爲說太高而往往至於交互差錯以失經文之本意正猶知愛之不足以盡仁而凡言仁者遂至於無字之可訓其亦誤矣呂氏所論子貢子思所言之異亦善而猶有未盡者蓋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亦不

但爲成德入德之殊而已也楊氏說物之終始直以天行二字爲解蓋本於易終則有始天行也之說假借依託無所發明楊氏之言蓋多此類最說經之大病也又謂誠則形而有物不誠則輟而無物亦未安誠之有物蓋不待形而有不誠之無物亦不待其輟而後無也其曰由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功廢蓋亦輟而後無之意而又直以天無不實之理喻夫人有不實之心其取譬也亦不親切矣彼四時之運夫豈有時而已者哉

海陵胡氏曰學其所未能行其所未至思其所未得是所以自成於已也脩其道以自引導其自小賢至於大賢自大賢至於聖人是自道達其身也合內外之道者外則成於物內則成於已皆本至誠相合而行
嵩山晁氏曰誠與道一體而二名也其所以率性則一也

皆無待於外者也

涑水司馬氏曰凡物自始至終誠實有之乃能爲物若其不誠則皆無之譬如鳥獸草木之類若刻畫而成或夢中暫睹豈其物邪況於仁義禮智但以聲音笑貌爲之豈得爲仁義禮智哉內則盡己之性外則化成天下皆會於仁義禮智信故曰合内外之道

馬氏曰夫成己者自愛之至所以爲仁也成物者知周乎萬物所以爲知也仁與知同出於德性而有得於己故曰性之德也仁由於內以成己知由於外以成物合而言之所以爲内外之道也然措之必宜其時也蓋當其成己則不可以不知其成物之時當其成物則不可以不知其成己之時措之宜也

吳興沈氏曰誠與道同出而異名也誠者非有所假而成

也自然而誠者也道非有所假而道也自然而道者也性之爲誠道天理之自然也容有一毫加損於其間哉雖曰有所成有所道皆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誠者性也性之爲體舉天地人物所從始所從終也仰觀於天則日月星辰風雲雷電雨露霜雪亦物也俯察於地山川河海草木丘陵亦物也遠取諸物則鳥獸魚鼈跂行喙息亦物也近取諸身則鼻目口耳百體四肢亦物也在人倫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亦物也在人理則仁義禮智信亦物也是數者皆出入消長於一性之中不曰物之終始可乎此誠之爲體如是惟見性者能知之然誠之爲體固不在人加損也而人不可以不有誠爲人而不誠則何天地人物之有乎盡性而至於盡天地之性者誠也致曲而至於形著明動變化者誠之者也故君子誠之爲貴唯君子之誠

而天地人物從而有立則誠之爲道豈特自成已而已抑所以成物也成已謂之仁成物謂之智指仁智之定體也誠者性也仁知德也故曰性之德也語其在已則謂之內語其在物則謂之外揆之以誠則已與人物天地皆一體也無彼已之間也是合外內之道也誠至於合內外則已與人物天地之理皆曲成而不遺隨所措而無不宜矣范陽張氏曰有始無終有終無始皆非誠也成已即是成物以已與物同一源也使止知成已而不成物楊朱之爲我也止知成物不知成已墨翟之兼愛也自人而觀之已者內也物者外也自誠而觀之已與物一體而已合外內而無所擇者此誠也

晉陵喻氏曰君子之於誠自成而已其於道自道而已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蓋終始不

渝然後可以言誠不誠則無物何以使人觀而化與夫動天地感鬼神哉是故君子誠之爲貴也君子豈自成已而已哉使天下之民匹夫匹婦莫不被其澤百穀草木莫不蕃廡鳥獸魚鼈無不咸若則君子之志也人皆以成物爲仁君子則曰成已者仁也成物者知也使吾之誠未至則未能正心而修身其何以成哉必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此成物之知舜所以爲大知也與當是時視人如我視我如人天地即我我即天地所謂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聖人之能事畢矣

臨川王氏曰以實於已者言之則爲誠以誠而行之則曰道其實一理也是理也本與生俱生非由外鑠使人能反身而誠則是誠也豈非自成也人能率此以行之則是道

也豈非自道乎使自外而爲之則非誠道矣
高要譚氏曰誠自成也道自道也蓋明爲己之學也天命
之性己所固有誠者實此者也實有諸己故曰自成道者
行此者也力行由己故曰自道自云者言非他求皆自己
分內事也誠與道皆己所固有非由外求故言其自成則
命之曰誠言其自道則命之曰道要皆自己性命之理無
二致也凡天下之物誠之則有不誠則無故物之終始全
繫於誠也物之始謂物之所起處也物之終謂物之極盡
處也指誠爲物之所由起與物之所由盡則是誠則有物
不誠則無物也蓋實有是理方有是物不誠則無是理故
無是物也凡可名言者皆物也只如天命之性雖己所固
有儻不能反身而誠實有諸己則固有之性亦墮於虛無
中矣所謂不誠無物者如此故君子誠之爲貴言貴乎實

有諸己也一人之身萬物皆備反身而誠既足以成己推
此施之亦足以成物成己者其體全故謂之仁成物者其
用周故謂之知蓋非仁則無以盡體諸己非知則不能推
用於物故也仁知具足體用兼備此誠所以爲性之德合
內外之道也性之德言實理之可據者也成己成物即此
德也合內外之道言實理之兼體用也具仁與知即此道
也其爲德爲道也如是故舉措唯時成適其宜也夫誠之
體爲仁誠之用爲智誠之實理可據曰德誠之實理可知
曰道凡欲識仁知道德之所以名觀此即見之矣夫天理
二也仁者體此知者知此禮者履此義者宜此信者有此
故仁知道德與時措之宜皆以誠爲本亦猶孟子言仁義
禮知之端而不及信明人之有是四端無不以信爲本也
此章雖不言義與禮如所謂時措之宜則義與禮在其中

矣即此論之則堯舜之孝弟夫子之忠恕子思之言中庸孟子之言仁義皆一出於誠而已所謂一以貫之其在是歟

延平周氏曰必於性言德於外內言道者蓋性在我也故以其自得而謂之德內可以言道而外不可以言德故以其可由而謂之道仁不止於成已而以成已為主故孔子之教不倦亦謂之仁知不止於成物而以成物為主故孔子之學而不厭亦謂之知

雲川倪氏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誠無物者豈有此樂哉

蔡氏曰此主誠之者之用爲言誠者是言天之道誠之爲貴是言人之道 又曰誠者生知安行成固自然成道亦自然道乃天道生物不測之機也故曰物之終始不誠則

不能有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苟能致曲盡誠之之道則其誠也非特成已所以成物也學而至此則物我一源仁智兩盡性德合乎外內而時措皆宜於誠者天道之誠無間矣

新定錢氏曰孟子云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誠者已分當然之事豈爲人而誠哉有一毫爲人之心即非誠矣故誠乃自成而其道乃自道也非有假於外也我固有之也 新定顧氏曰誠之於物猶水之於波濤也水本質也波濤由水而生者也誠本質也物由誠而出者也波濤由水而生及波濤之泯則歸於水物由誠而出及物之終則歸於誠此物之所以始於誠而終於誠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以物之由誠而出也非誠其何以有物故曰不誠無物其曰成已仁也體是道於已謂之仁成物知也知物之當成

謂之知要之成已成物皆此誠之運用流行仁知特強名爾其實則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外成物也內成已也分而言之則曰成已仁也成物知也總而言之則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合者兼總之意夫莫切於已賴誠而成仁之名由是得焉莫衆於物賴誠而成知之名由是得焉一性之德於是乎在內外之道於是乎合則誠也者夫豈可以斯須廢是以宜於時措時措云者無時而不用之也故時措之絕句宜也又自是一句有問物始生於誠終復歸於誠如此則人死後歸于大通不復爲鬼荅曰不然鬼神亦物也凡麗於陰陽者皆物事亦物也物之始生不應一頓便突出來其化生之序氣感成象體具成形凡幾節奏死後不應便滅亦有幾許變化但未知爲鬼神後其存滅又如何耳此却智慮所不能及人之所知固有限

耳

禮記集說卷一百三十三

四明袁氏曰贊化育參天地說者以爲盡性之功用殊不知盡天命之性則化育已行乎其中非別有所謂贊化育之事也天地不出吾性分之內非別有所謂參天地之妙也一誠而已矣惟天下至誠章內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三十四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鄭氏曰徵猶效驗也此言至誠之道著於四方其高厚日

以廣大也微或爲微可一言而盡要在至誠也爲物不貳言至誠無貳乃能生萬物也昭昭猶耿耿小明也天之高明本生昭昭地之博厚本由撮土山之廣大本起卷石水之不測本從一勺皆合少成多積小至大爲至誠者亦如此乎振猶收也卷猶區也引詩者言天所以爲天文王所以爲文皆由行之無已爲之不止如天地山川之云也孔氏曰前欲明積漸先悠久後能博厚高明下言既能博厚高明又須行之長久謂至誠之德也天之與地清濁二氣所分非是以小至大今以天地體大假言由小而來以譬至誠非實論也所引詩者周頌維天之命文也蓋曰以下是孔子之言

河南程氏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之如使可爲雖有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爲無

爲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伊川

問義還因事而見否曰非也性

中自有或曰無狀可見曰說有便是見但人自不見昭昭在天地之中也且如性何須待有物方指爲性性自在也賢所言見者事頤所言見者理如曰不見而章是也

伊川

又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聖人之心純亦不已純亦不已是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明道

又曰天命不

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又曰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上天又無聲臭之可聞只看文王便萬邦取信也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然則文王之德直是似天吳

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只爲常是這箇道理此箇亦須待他心熟便自然別

藍田呂氏曰實理不貳則其體無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閒故至誠無息非使之也機自動耳乃乾坤之所以闔闢萬物之所以生育亘萬古無窮者也如使之則非實非實則有時而息矣久者日新無敝之謂也微驗也悠遠長也天地運行而不息故四時變化而無敝日月相從而不已故晦朔生明而無敝此之謂不息則久四時變化而無敝故有生生之驗晦朔生明而無敝故有照臨之驗此之謂久則徵生生也照臨也苟日新而有徵則可以繼繼其長至於無窮矣此之謂微則悠遠悠遠無窮者其積必多博者能積衆狹厚者能積衆薄此之謂悠遠則博厚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

之謂博厚則高明博厚則無物不能任也高明則無物不能冒也悠久則無時不能養也所謂配地配天無疆者以形而上者難明故以形而下者明之也配之爲義非比類之謂也天道至著常以示人故萬象紛錯終古不變蓋已成而明者也故曰不見而章一闔一闢天機自然無作無息以生萬變蓋神而化之者也故曰不動而變至誠不息日新無窮萬物之成積日之養而已蓋爲物不貳者也故曰無爲而成所以載物覆物成物者其能也所以章所以變所以成者其功也能非力之所任功非用而後有其勢自然不得不爾是皆至誠不貳而已此天地之道所以一言而盡也天地所以生物不測者至誠不貳者也天地所以成者積之無疆者也如使天地爲物而貳則其行有息其積有限昭昭撮土之微將下同乎衆物又焉有載物覆

物成物之功哉雖天之大昭昭之多而已雖地之廣撮土之多而已山之一卷水之一勺亦猶是矣其所以高明博厚神明不測者積之之多而已今夫人之有良心也莫非受天地之中是爲可欲之善不充之則不能與天地相似而至乎大大而不化則不能不勉不思與天地合德而至於聖然所以至於聖者充其良心德性純熟而後爾也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如指人之良心而責之與天地合德猶指撮土而求其載華嶽振河海之力指一勺而求其生蛟龍殖貨財之功是亦不思之甚也天之所以爲天不已其命而已聖人之所以爲聖不已其德而已其爲天人德命則異其所以不已則一故聖人之道可以配天者如此而已

建安游氏曰至誠無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純是也

未能無息無不息者君子之自強也若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也不息則可久非日月至焉者也故曰不息則久久則根於心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故曰久則徵不息而有徵則其行將與天同運其立將與地同處故曰徵則悠遠夫如是則下與地同德上與天同道矣故悠久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如地故能任天下之重是所以載物高明如天故能冒天下之道是所以覆物博厚而不久則載物之德墮矣高明而不久則覆物之道闕矣是則悠久者天地所以成終成始也故所以成物誠至於此則非人爲所能及也天德而已矣故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是不待見而章也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是不待動而變也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是無爲而成也由此觀之天覆地載而聖人所以成天地之功者至誠而已故曰天地之

道可以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者此又申言天地之道可盡於一言也其爲物不貳天地之德一也一則不已故覆載萬物雕刻衆形而莫知其端也故曰生物不測聖人所以參天地而應無方亦若此而已博厚也高明也悠久也此不貳之實也至於昭昭之無窮則日月星辰繫焉撮土之廣厚則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此生物不測之驗也非特天地爲然如山之廣大則寶藏興焉沉載華嶽者乎水之不測則貨財殖焉沉振河海者乎載物者猶然沉覆物者乎故天地之所以爲天地文王之所以爲文王皆原於不已純者不已之謂也然則一言而盡豈不信乎

延平楊氏曰誠自成非有假於物也而其動以天故無息無息者誠之體也不息所以體誠也日月之運行寒暑之

往來無終窮也非久乎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非微乎微則悠遠言其久而不禦也故下云悠久無疆不言悠遠者蓋推本之也遠而不禦則其極也博博而無不容故其積也厚厚故高高則物莫能蔽也故明自不息積而至於博厚高明則覆載成物之能事備矣其用則不可得而見也故以配天地無疆言之所以著明之也然天地之道聖人之德其爲覆載成物之功則無二致焉故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所謂一言者誠而已互相明也精一而不貳故能生物不測不誠則無物矣天之無窮昭昭之積也地之廣厚撮土之積也山之廣大卷石之積也水之不測一勺之積也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而誠一言足以盡之不息之積也若夫擇善而不能固執之若存若亡而欲與天地合德其可乎故又繼之天之所以爲

天文王之所以爲文皆原於不已所以徵前說也
河東侯氏曰自鬼神之爲德至時措之宜皆誠也至誠之道也以體言之則一也以用言之則合萬殊其事若不同者各有妙用存焉至於言誠則曰無息而已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不息乾之剛健也惟其不息故能時乘六龍以御天御天當天運也故能久久則四時行焉故徵徵則百物生焉徵信也驗也既徵則博厚高明悠久可馴致也博厚所以載物坤之德也高明所以覆物乾之道也悠久所以成物乾坤之功也悠久與悠遠不同悠久是二事博厚所以配地高明所以配天悠久所以無疆也配合也與孟子配義與道之配同天地陰陽二物也運動天地使之成物而不息者誠也故曰至誠無息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所以一言而盡者

誠也爲物不貳無爲而成不貳專也一也貳則非誠也誠本不可以有無言云無息與不息同也不息則或息矣至誠則未嘗息亦未嘗不息惟其至誠也然後有不息以下六字不誠安能不息哉無息非爲誠言爲息字設而所以形容誠也明道先生曰亦無始亦無終亦無因甚有亦無因甚無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此言極有理如此則可以言誠矣又曰天地之道博厚高明悠久者誠而已天之昭昭誠而不息則覆物無窮地之撮土誠而不息則載物廣厚山之卷石誠而不息則興物廣大水之一勺誠而不息則生物不測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命之不已誠也文王之誠純亦不已也純則無貳無雜故亦無不已不已則無閒斷先後此文王之天德也故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

通志堂

意則甚善而此章所謂至誠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已非謂在已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故章末引文王之詩以證之夫豈積累漸次之謂哉若如呂氏之說則是因無息然後至於誠由不已然後純於天道也失其旨矣楊氏動以天故無息之語甚善其曰天地之道聖人之德無二致焉故方論聖人之事而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蓋未覺其語之更端耳至謂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皆原於不已則亦猶呂氏之失也大抵聖賢之言內外精粗各有攸當而無非極致近世諸儒乃或不察乎此而於其外者皆欲引而納之於內於其龐者皆欲推而致之於精若致曲之明動變化此章之博厚高明蓋不勝其繁碎穿鑿而

於其本指失之愈遠學者不可不察也 博厚人
悠久人之元氣本以悠久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 又
曰天斯昭昭是指其一處而言及其無窮是舉全體而言
嵩山晁氏曰誠明之極配天地而一之也誠斯一也一斯
誠也此蓋當云徵則博厚博厚則高明高明則悠遠考下
文而不誣也夫言天地之體則高明博厚而足矣人之體
乎天地之高明博厚則必待悠久以爲之中也蓋非悠久
之中則其高明將墮博厚將蹶也博厚高明譬諸形體也
悠久譬諸精神也曾子曰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
所知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意而已矣曾
子所謂至者子思所謂悠久是也曰悠遠曰悠久其實同
也夫不見不動無爲者中也既章既變既成則亦中也此
不貳之道也 說之

莆陽林氏曰物者事物之物今人做一件事徹頭徹尾若不是誠如何恁地做得此君子所以有貴於誠也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同意凡物之章著必顯見而後章今則不見而章物之變化必動而後變今則不動而變物之成遂必爲而後成今則曰不爲而成故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者惟實理而已天地之爲物也正體不變純一而不雜也太極旣判以來至於今日正體未嘗變故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生生不窮之實理何嘗有閒斷耶易曰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是天地之貞體不變也貞體不變即所謂至誠無息也此其所以不貳也萬象森羅皆從一中出若得這一字則天清地寧以至聖人之道可默識而心通矣其生物不測如楊子所謂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淺矣惟其不可測度此

所以博厚高明悠久也山水謂可積而成天地何假於積哉蓋易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自有太極便有兩儀四象八卦不是有兩儀方有四象四象方有八卦今繫易如此云云者蓋欲發揮古語使其辭暢故也故理義無害今欲說下文聖人非由一朝一夕之積故以天地山水爲言是發揮古說者也文王之德之純至純亦不已云者以言聖人非由一朝一夕之積其所由來者久矣故亦無窮已也

涑水司馬氏曰一言而盡即爲物不貳也於穴隙之間窺天不過昭昭之多以手撮地不過撮土之多初涉山足不過卷石之多觀水之原不過一勺之多及窮其高厚究其幽遠然後知其遠大也猶聖賢盡誠於小善日新不已乃至於聖德也

海陵胡氏曰誠故無休息無休息故能久於其道能久於其道則其德著驗則可以施於久遠能施久遠則德業深固而博厚既博厚則功高明以博厚言之則配地以高明言之則配天以悠久言之則可以傳之無窮施之罔極聖人能如此心不欲功之顯而自然章著身無所動作而民自然從上無所營為而治道自成皆至誠而然也物謂誠也天地以至誠純一不貳之德乃能生育萬物不可測量舉目而視天目之所見不過昭昭之多甚小也及究其無窮日月之所繫著萬物之所覆燾臨照無有遺者誠故也舉足而履地足之所著不過一撮土之多及究其廣大承載華嶽而不重振起河海而不洩萬物皆承載而無窮者誠故也於歎嗟之辭

高要譚氏曰人所以與天地並者至誠而已實理在我已

極其至則日用之間動靜語默此理常行乎其間無有間斷是之謂至誠無息言誠之至者自然無息也人欲求誠之至當自不息始既不息矣是以能久而不窮既能久矣是以有微而可驗所謂有微而可驗者如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等事皆輝光發見煥然而不可揜也既有微矣悠遠博厚高明有不期然而然者夫何故以其愈至而愈不息故愈博愈厚愈高愈明愈悠愈久而莫知其所終窮也博厚高明者人道成就之全體故能覆載萬物而配乎天地悠久者人道無窮之妙用故能曲成萬物而進乎無疆蓋人道至於高明博厚固無可與倫比者矣而不息之機猶疊疊不已如是又何加焉悠久之中自然顯出至神有不可測度者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皆至神所為不可測度之事也自不息積而至此方見至誠

無息之與天地並也人之所以克配天地者一本於誠之
不息天地之所以高明博厚悠久者亦不出於此道而已
故天地之道可以一言盡者其唯不貳乎不貳云者純始
純一無有間斷之謂也唯其如是所以日進而不已昭昭
一撮一卷一勺之多始雖甚微久久遂有覆載高深之體
無足疑者如是而愈不已則神化不測之妙皆由此出也
故能覆能載則天地之體大能悠能久則天地之用神人
之道至於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是其體之全也此乃大人
之事若夫悠久無疆則其用進乎妙矣此乃聖神之事天
地與人之道皆自至誠不息中得之無異理也故天之所
以爲天者以其命之不已如使其或已則所以覆物者有
時而窮矣文王之所以爲文者以其純一不已如使其或
已則所以配天者亦有時而窮矣

吳興沈氏曰無息者至誠之本體不息者至誠之妙用不
息則有常而不已故不息則久能久則立見參於前在與
則倚於衡故久則微有微則彌滿六合著見四極故微則
悠遠悠遠則積而在下者博厚也形而在上者高明也就
天地閒所高厚者配之則誠之博厚足以配地誠之高明
足以配天天地猶有形也無疆則超天地之外無有畔岸
惟悠久配之悠久蓋誠之本體也至此則復吾自然之誠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
爲而成蓋必然之理天地雖大不外乎此前既歷言誠之
妙用未見夫誠者果何物也又指誠之真體以示人如曰
誠之所以能覆物載物變化不窮者以其爲物不貳而已
天下之理惟不與物耦者然後能生生化化古人謂之凝
獨者此也誠之爲物精純虛一無作無息無始無終所謂

不貳也惟其如是故生已生人生天生地始而終終而始
運轉周流無有窮已夫是之謂生物不測也前旣言博厚
高明悠久可以配天地至此又申言誠之所以爲博厚高
明悠久者自不息之積天地之所以博厚高明悠久者亦
不息之積故詳言天地間不息之積以證吾至誠之亦如
是也天以不息故其無窮也繫日星覆萬物地以不息故
其廣厚也載華嶽振河海載萬物山自卷石不息故其廣
大則生草木居禽獸興寶藏水自一勺不息故其不測也
生魚龍殖貨財凡若是者皆積小至高積微至明著不已
之效也天地山川之積如此而聖人之不已如是也故援
詩以證不已即不息也不息即誠也

新定顧氏曰此章子思子之於道極其稱贊之辭也夫有
是理謂之至誠則至誠云者子思子所以名此道也由是

曰無息曰久曰微曰悠遠曰博厚曰高明皆稱贊之辭也
夫不息則久久則微微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非謂其有次序必若彼而後能若此也蓋謂之不息則固
久矣久則固微矣微則固悠遠悠遠則固博厚博厚則固
高明要之同爲贊至誠之辭立文造辭不得不然而豈有
次序者哉請嘗試論之至誠之道無聲無臭無方無體不
可得而見也即其發形者而觀之天地之覆載日月之運
行四時之推移萬物之化生機緘之運無須臾停則不息
可見亘千古而無終窮則久可見此道顯然有心知者皆
可識也則所謂微也極宇內而無不在非有此疆爾界之
限即所謂悠遠也俯而察之其下非有所窮極則所謂博
厚者也仰而觀之其上亦非有所窮極則所謂高明者也
旣曰博厚矣則萬物實此道之所載也故曰博厚所以載

者理也不息者也無疆者如天地之無盡處無已時也
又曰不貳者博厚高明悠久也不測者不見而章不動
而變無爲而成也 又曰章者始著於外變者漸入於人
成則治道成矣

永康陳氏曰至誠無息運動不能自己也其爲物不貳則
生物不測一故生生則烏可已昭昭無非天撮土無非地
卷石無非山一勺無非水一曲無非誠不能積之均弃物
也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此至誠所以無息子思
發明詩人之意謂純亦不已以明文王即天天與文王只
是至誠不已便是無息

延平周氏曰言天地而復言山與水者天地之所結者莫
大乎山而所融者莫大乎水故復言之以喻其悠久之道
也山非無貨財以興寶藏爲主水非無寶藏以殖貨財爲

主

錢塘于氏曰四條皆以今夫言之蓋指今人見天地山川
其所多者若甚微而不知其實甚大於此以表天地之道
誠爲博厚高明悠久不可以其所見者之多而謂其止於
此而已也天斯昭昭小明也若曰見其小明者微也其大
者不止是他皆類此

晉陵錢氏曰載物以天下爲已任也覆物善惡無不容也
成物久於其道而天下化之也悠久則配天之無疆其爲
物不貳謂誠生物不測謂博厚高明悠久此一節謂誠本
成已乃所以成物昭昭之多戶牖間所見也六十四卦爲
圭四圭爲撮撮以指撮取也華中華嶽四嶽也謂中華之
地四嶽之山也振猶撼也雖振撼之水亦不洩卷猶塊也
謂塊石卷孿然也寶藏玉石之類勺飲器以挹取也龜如

鼈而大鼉如魚而有四足蛟如龍而無角此一節以天地山川喻人之一言一行皆誠也所謂至誠惟在不已

臨川王氏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傳註以爲文王之德非不顯也此固不然此言文王之德純粹不露人不可得而見如詩之遵養時晦易之內文明而外柔順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此皆言文王之守其德而不顯也此其所以爲文王也純亦不已者所以通上句言文王之所以爲文王以其守之以至誠純而不窮已亦如天之高明不已也蓋周家惟文王受命作周積德無窮故詩曰周家世世修德莫若文王又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陟降庭止在帝左右凡詩之美文王皆美其至誠不已也

建安真氏曰純亦不已純是至誠無一毫人僞之雜也惟

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

嚴陵喻氏曰曰昭昭曰撮土曰卷石曰一勺指一端之小者以爲言也曰無窮曰廣厚曰廣大曰不測舉全體之大者以爲言也始言其小而終極其本姑以明其由不貳以致不測之旨非真謂天地山川必由積累而後盛大也讀者毋以辭害意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

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鄭氏曰育生也峻高大也凝猶成也德性謂性至誠者道猶由也問學學誠者也廣大猶博厚也溫讀如燂溫之溫謂故學之熟矣後時習之謂之溫其言足以興謂興起在位也保安也

孔氏曰自大哉至不凝焉明聖人之道高大苟非至德其道不成洋洋謂道德充滿之貌優優充裕之貌周禮有三百六十四官言三百舉成數耳儀禮雖十七篇其中事有三千尊德性至崇禮明賢人學而至誠也左傳哀公十二年子貢曰盟可尋也可寒也註云尋溫也又有司徹云乃黻尸俎是燂爲溫也居上不驕而下明賢人學至誠之道中庸之行若國有道則竭盡知謀其言足以興成其國

若國無道則韜光潛默足以自容其身免於禍害所引詩大雅烝民之篇

河南程氏曰自大哉聖人之道至至道不凝焉皆是一貫又曰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方是說優優大哉又却非如異教之說須得如枯木死灰以爲得也又曰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又曰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又曰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也又曰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

橫渠張氏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人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又曰不尊德性則

問學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又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皆逐句爲一義上言重下語輕尊德性猶據於德德性須尊之道行也問問得者學行得者猶學問也尊德性須是將前言往行所聞所知以參驗恐行有錯致廣大須盡精微不得鹵莽極高明須道中庸之道 又曰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於問學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多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又曰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 又曰溫

故而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德繹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之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藍田呂氏曰禮儀威儀道也所以行之者德也小德可以任小道至德可以守至道故道不虛行必待人而後行故必有人而行然後可名之道也 又曰道之在我者德性而已不先貴乎此則所謂問學者不免乎口耳爲人之事矣道之全體者廣大而已不先充乎此則所謂精微者或偏或隘矣道之上達者高明而已不先止乎此則所謂中庸者同汙合俗矣溫故知新將以進吾知也敦厚崇禮將以實吾行也知崇禮早至於成性則道義皆從此出矣居上而驕知上而不知下者也爲下而倍知下而不知上者也國有道不知言之足興知藏而不知行者也國無道不知默之足容知行而不知藏者也是皆一偏之行不蹈乎

時中惟明哲之人知上知下知行知藏此所以卒保其身者也

建安游氏曰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至道之功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至道之具也洋洋乎言上際乎天下蟠於地也優優大哉言動容周旋中禮也夫以三百三千之多儀非天下至誠孰能從容而盡中哉故曰待其人然後行蓋盛德之至者人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非他至誠而已矣又曰懲忿窒慾閑邪存誠此尊德性也非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擇善不明矣故繼之以道問學尊德性而道問學然後能致廣大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充其德性之體使無不該徧如卷石之山積之至於廣大如一勺之水積之至於不測此致廣大也非盡精微則無以極深而研幾也故繼之以盡精微致廣大而盡精微然後能極

高明始也未離乎方今則無方矣始也未離乎體今則無體矣離形去知廓然大通此極高明也非道中庸則無踐履可據之地不幾於蕩而無執乎故繼之以道中庸高明者中庸之妙理而中庸者高明之實德也其實非兩體也尊其德性而道問學人德也致廣大而盡精微地德也極高明而道中庸天德也自人之天則上達矣而下學者不可以已也故溫故而知新所以博學而詳說之也敦厚以崇禮所以守約而處中也約之之道舍禮何以哉以此居上則舜之袵衣鼓琴若固有之故不驕以此爲下則孔子之乘田委吏各任其職而已故不倍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時措之之宜也豈干時犯分以蹈大禍哉

延平楊氏曰道之峻極于天道之至也無禮以範圍之則蕩然無止而天地之化或過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

體道而範圍之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所謂至德者禮其是乎夫禮天所秩也後世或以爲忠信之薄或以爲僞皆不知天者也故曰待其人然後行蓋道非禮不止禮非道不行二者常相資也苟非其人而枯於儀章器數之末則愚不肖之不及也尚何至道之凝哉又曰尊德性而後能致廣大致廣大而後能極高明道問學而後能盡精微盡精微而後能擇中庸則固爲入德之序也又曰國無道可以卷而懷之然後其默足以容此明哲保身之道非遵養之有素其何能爾不然雖欲卷而懷之其可得乎又曰道止於中而已矣出乎中則過未至則不及故惟中爲至夫中也者道之至微故中又謂之極屋極亦謂之極蓋中而高故也極高明而不道中庸則賢知之過也道中庸而不極乎高明則愚不肖之不及也世儒以高

明中庸析爲二致非知中庸也以謂聖人以高明處已中庸待人則聖人處已常過之待人常不及道終不明不行與不肖者無以異矣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大哉聖人之道包下文兩節而言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閒也待其人而後行總結上兩節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

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繆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自尊德性至敦厚皆是德性上工夫自道問學至崇禮皆是問學上工夫德性曰尊者把做一件物事崇尚他問學曰道者只是行將去 諸說程張備矣張子所論逐句爲義一條甚爲切於文義故呂氏因之然須更以游楊二說足之則其義始備爾游氏分別至道至德爲得之惟優優大哉之說爲未善而以無方無體離形去知爲極高明之意又以人德地德天德爲德性廣大高明之分則其失高遠矣楊氏之說亦不可曉蓋道者自然之路德者人之所得故禮者道體之節文必其人之有德然後乃能行之也今乃以

禮爲德而欲以凝夫道則其誤矣而又曰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枯於儀章器數之末而有所不行則是所謂道者乃爲虛無恍惚元無準則之物所謂德者又不足以凝道而反有所待於道也其諸老氏之言乎誤益甚矣溫故知新敦厚崇禮諸說但以二句相對明其不可偏廢大意固然然細分之則溫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此則諸說之所遺也大抵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遵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修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

涑水司馬氏曰君子雖貴尚德性然必由學乃成聖賢德至廣大猶不敢忽細事智極高明不爲已甚必爲其中庸力學不倦至誠積德而折衷於禮

海陵胡氏曰禮儀禮之大經威儀曲禮也委曲繁細之威儀至德者至誠之德也德性善性也道由也崇尚也爲下不倍者不巧言令色倍叛於聖道也有道之世其言足以興起國家無道之世知幾識微全身遠害也

嵩山晁氏曰明道先生謂此一以貫之也思尊德性而必道問學問學斯德性也思致廣大而必盡精微精微斯廣大也思極高明而必道中庸中庸斯高明也思溫故而必知新知新斯溫故也思敦厚而必崇禮崇禮斯敦厚也德性猶悠久也廣大猶博厚也故二程先生及橫渠先生說皆同近世瞽學謂既極高明而反道中庸本乎中庸也分

而爲二事莫知誠之一致也

延平周氏曰至德中庸之人德至道高明之天道由天而爲人者必歸乎中庸由人而入天者必始乎中庸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尊德性然後致廣大道問學然後盡精微致廣大然後極高盡精微然後極明高明既極矣而天下爲難繼故俯而道乎中庸溫故者月無忘其所能也知新者日知其所亡也溫故而知新者學也敦厚者言其美質也知禮者言其文也敦厚而知禮者禮也方其爲高明之天道則學與禮乃爲其成終者也方其爲中庸之人道則學與禮乃爲其成始者也故其序如此能高明能中庸則其於進退也知有義而於廢興也知有命惟其知有義知有命則進而居上不驕窮而爲下不倍國之有道則知故其言足以興國之無道則愚故其默足以容

新定顧氏曰有道而言君子所易無道而默君子所難故又舉詩之言明哲保身以申其旨夫以默容身疑於偷生然愛其死以有待養其身以有爲是明哲者之事也晏氏曰洋洋乎大者聖人之道優優其大者天下之體非有洋洋乎大之道者不能行優優其大之禮故曰待其人然後行謂禮待聖人而後行爾

高要譚氏曰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可謂至矣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未嘗少廢也禮儀三百無大不該威儀三千無細不盡皆聖人踐履實處非聖人純一不已則未免有所遺故必待其人然後行者指言惟聖人乃能行之不已也行之不已三百三千無不該盡是謂至德故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惟至德乃能成其道苟不至德則發育峻極之道安能堅凝乎大哉聖

人之道也其踐履實處只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間此文王所以陟降在帝左右者也自尊德性以後皆連續用功終之以崇禮則禮者終身之所踐履也動容周旋皆中於禮乃爲盛德之至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不該盡此則純亦不已之事也君子既進乎德盛之至則凡所踐履動與理俱出處語默無不適宜故以此處上則合乎天道之下濟故不驕以此處下則合乎地道之上承故不信以此處有道之時則明乎陽長陰消之義故其進也言足以興以此處無道之世則察乎陽消陰長之幾故其退也默足以容一身之間而天地陰陽之理舉無違者以其本之先立故也詩所謂明哲保身豈非以本既先立而後能保其身耶

錢塘于氏曰前論聖人之道必歸於禮次論君子求聖人

之道亦必歸於禮君子尊德性有若茫昧者矣未始無道問學之實致廣大有若浩渺者矣未始無盡精微之要極高明有若超出於無外者矣未始無道中庸之常以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是上達者之事也君子猶且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盡心於下學之事猶未已也溫故而知新其心愈小不自以為窮神知化敦厚以崇禮其道愈降不自以為超出無形以君子之求道一本於其實而不為蕝絕崖異者如此學者其可不三復斯章有以見中庸之道誠非異端之所可共論也此章前後相為表裏宜反覆玩味之

東萊呂氏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而繼之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之道正是如此若無理以行之便是釋氏

永康陳氏曰待其人者欲其實得之也苟非實德何以為德之至凝與我為一也又曰興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容如磨而不磷涅而不緇

晉陵喻氏曰極高明而復道中庸異乎賢者之過乎高而知者之過乎明者矣溫故者念終始典於學也知新者厥德修罔覺而日日新者也言足以興君子之美也默足以容君子之難也然有國有天下者其可使人默而容哉此治亂之分也

莆田鄭氏曰性具天德本與天地參惟人不學則自卑自小戕賊枯亡鮮有盡其性者使之以德性為尊則學問不敢有廢唯知學問則廣大精微高明中庸知新崇禮可以馴致也廣大無外性天等無外人蔽於小己之私則廣大者狹矣使力學以徹之則吾心與天地同其大道心唯微

不探不得其蹟竭知燭以照之則可以極深而斫幾窮而而知化矣知高明之中本有中庸人情事物本有程度尊卑大小本有品節離人而談天離中庸而談高明老釋之說也慕高明而亡準的趣虛無而背繩墨喜希奇而廢日用流寂滅而事怪誕是故知者過於用知而愚者慣隨流俗中庸之德所以鮮能也通古今一理本無新亦無故在人以日聞者爲新有新則有故矣習故常之道而我有所以見知新者也聖人制禮使人道不偷豈至薄者所能爲故曰敦厚以崇禮禮所以裁天下萬物之中而古今通用即中庸也學至廣大精微而終不離於中庸者合內外貫精粗而不偏者也此所以爲孔顏之學

晉陵錢氏曰反復言道之大也聖人古聖人也洋洋如水洋洋顯而可見也發育萬物高極于天言天地之間無非

此道優優然饒裕亦大矣哉在國曰禮儀亦曰經禮上所行也在人曰威儀亦曰曲禮下所習也左氏春秋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三百言其多也三千言元多也道雖大散於禮非人不行故言道者必曰聖人之道君子之道故曰舉古語也凝猶聚也周禮云至德以爲道本道問學道中庸猶行也由也溫習也習古者不知變敦厚者多任情故貴於知新而崇禮足以興興人之國也足以容自容其身若箕子爲之奴以保其身不輕於死也此一節謂君子以身任道

宣城奚氏曰聖人之道至於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可謂大矣然此猶是形而上者未易以言語求也若乃形而下者如禮儀之三百威儀之三千則亦未易行也故必待其人而後行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能行是

禮則至德在我而至道可疑矣何者本末一理也體用一源也洒埽應對即精義妙道之所寓形而下者即形而上者存焉德之未至而曰有得於道吾恐其無實也故君子之於道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可謂博約兩全知行互進超然有日新之功矣而猶且敦厚以崇禮蓋不如是則無以凝至道也夫德性固不可以不尊也非道問學則德性何由而明致廣大極高明所以尊德性也於廣大之中而盡精微於高明之中而道中庸則問學之功也以吾平日之所問學踐履者反覆紬繹之而又知所未知焉則溫故而知新矣君子之心猶慮夫睨高而遺下忽小以遺大也既崇禮而且加之以篤厚焉於以見古人務學之實如此欲觀吾夫子者觀諸鄉黨一書則其敦厚崇禮之氣象可以見其爲學者

矣彼以禮爲聖人之爲忠信之薄者烏足以語此
雪川倪氏曰前章言自小而大自微而著此則既極其至又加以學大而不遺其細也著而反求其微學無止法也溫故知新者博之以文也敦厚崇禮者約之以禮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三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一百三十五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鄭氏曰禮謂人所服行也度國家宮室及車輿文書名也此天下所共行天子乃能一之也今天下孔子謂其時雖有其位以下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也不足徵微猶明也吾能說夏禮顧杞之君不足與明之也吾從周行今之道

孔氏曰自愚而好自用至禮樂焉以上論聖人學誠或語或默以保其身孔子因自明以此之故不敢專制禮樂也

車同軌覆上不制度書同文覆上不考文自吾說夏禮以下爲上文言身無其位不敢制作二代之禮夏殷不足可從所以獨從周禮之意

藍田呂氏曰無德爲愚無位爲賤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生周之世而從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三者有一焉取裁之道也故王天下有三重焉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必同倫制度所以爲法故車必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必同文唯王天下者行之諸侯有所不與也故國無異政家不殊俗蓋有以一之也如此則寡過矣

延平楊氏曰愚無德也而好自用賤無位也而好自專居今之世無德無位而反古以有爲皆取裁之道明哲不爲也故繼之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蓋禮樂制度

考文必自天子出所以定民志一天下之習也變禮易樂則有殊焉況敢妄作乎有其位則可以作矣然不知禮樂之情則雖作而不足爲法於天下矣故有其位無其德亦不敢作也況無其位乎

建安游氏曰愚而好自用非其言足以興也賤而好自專非其默足以容也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以有義也何自用之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以有命也何自專之有生乎今之世則無得位之理乃欲復古之道是干義是犯分也故裁及其身義理所以正天下之行制度所以定天下之器考文所以一天下之道今天下車同軌則度無所事制矣書同文則文無所事考矣行同倫則禮無所事議矣況其位非天子乎孔子於衛先正名於魯先簿正祭器使孔子而得志於天下則其制作

必有先後緩急之序矣

河東侯氏曰吾學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明三代之禮皆可沿革也宋杞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禮今用之則吾從周此孔子之時中也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沿革之大旨也通天下等百世不弊之法也使孔子而有位焉其獨守周之文而不損益乎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八章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反復也孔子之言子思引之非天子不議禮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末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常世之法

唯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邪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爲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不能相上下及六國之未亡猶未能更姓改物而定天下於一者也則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哉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爲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啻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杌隉而跬步不前亦不

待禁而自不爲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敎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喻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內分裂而猶得不變也必至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爲書以小篆隸書爲法而周制始改爾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

涑水司馬氏曰愚而好自用謂無德而作禮樂者也賤而好自專謂無位而作禮樂者也此無德無位之人生今之世強欲反古之道必不爲今人所容故裁必及其身文謂聲名文物軌謂轍間之廣文六書之體倫善惡之理徵謂求訪引證殷人差近宋人宋人雖不足徵而散落差少故

曰有宋存焉周禮今所用其文最備故吾從周

海陵胡氏曰禮樂自天子出非天子不可議禮度法度也律度量衡之事皆是非天子不可制之文者文教之令考成也文教非天子不可成

延平周氏曰愚言其性賤言其分上以道揆故議禮以順其時制度以齊其政考文以一其道若修五禮同律度量衡論書名者是也下以法守故於禮也執之而已於度也謹之而已於文也守之而已此先王盛時所以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者也春秋之衰世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而猶有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者蓋其理出於性命而本在於人心者雖虐政不能泯又況先王之遺風流澤猶或有未息者哉位非天子則禮樂非所主德非聖人則禮樂非所知唯其位爲天子德爲聖人者然後可以作禮樂也傳曰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此反謂吾學殷禮有宋存焉何也夫以公而責之詳則二國皆不足徵以恕而責之略則彼善於此者有之春秋之法書宋公而未嘗書杞公者亦以此歟傳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而此反謂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何也蓋從野人所以矯弊而用周禮所以尚文唯其能矯弊而又能尚文此聖人所以不爲一曲之論也

兼山郭氏曰時爲大順次之自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此聖人在下不當時命者舉皆然也是以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上則有時王之制下則有國之成俗故也周公聖人之在上故禮樂無所讓孔子聖人之在下故時命有所不得爲況愚而自用賤而自專生今之世反古之道者乎孔

子作春秋必書王正月意者天下無王則禮樂制度綱紀文章或幾乎息矣王正月無亦從周之義也

范陽張氏曰苟無其位禮未當道度未合法文未從宜非吾之職也吾其如之何哉夫子雖灼見當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然不在相位不得相周天子以制作徒有其德而已豈敢自用自專亂天子之法以取戕禍乎

莆陽林氏曰文籍典議朝廷之所以紀綱天下非天子則不得考文雖然窮而在下者固當著述傳之來世考文亦何害何必須天子方考文乎蓋考文最是天子一件事仲尼嘗曰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又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以仲尼之修春秋但因魯史也述而不作未嘗考文以此愈知非天子不得考文也

長樂陳氏曰天子之於天下以道揆者也故禮必議之而後行度必制之而後頒文必考之而後達夫然後朝信道而無異禮工信度而無異度史信書而無異文此天下所以如出乎一家中國所以如出乎一人也今天下車同軌工非不信度也書同文史非不信書也行同倫朝非不信道也然而禮樂不達乎天下者德位不並無以知禮樂之情故也

晉陵錢氏曰杞夏後也宋殷後也杞微故不足徵宋在春秋時猶爲大國故欲求徵而已乃知其不足徵耳今用之謂周禮今方施用不得不從也案論語云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又禮運篇云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三

者不同當是先後言之蓋夫子欲兼三代酌文質之中而不能自專故曰吾從周

蔡氏曰夏禮殷禮當孔子時所謂雖善無徵者也

長樂劉氏曰今天下車同軌者古者天子公侯伯子男士庶人宗廟宮室車旗冠冕衣冠器用城邑井賦自貴逮賤皆有等降居其位守其制不敢踰也上而陵下謂之偏下而陵上謂之僭故制度行而天下莫敢縱其情則五材之用足於天下矣今孔子之時天下之車乃器物之顯而用乎外者也貴賤同其軌法無等降焉則僭偏公行而制度之道亂矣書同文者古者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號令臣民俾遵乎大中無敢過與不及也是以君出號令以首政教而公侯伯子男奉而行之所以承流宣化齊天下之不一故典謨誥誓之文非貴爲天子不可得

以專之也今孔子之時夷狄稱王子男稱公天子醜於諸侯典謨誓誥之文得以行於小國故曰書同文也行同倫者古者天子祭天地七廟公侯祭境內山川五廟則其下者遽以等降莫不隨其位以行其禮也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交性與道雖同禮與位必異則其行也不可得以貴賤同倫矣今季氏陪臣也而旅於泰山三家卿廟也而以雍徹臣道失其位而中失其措人亂其倫可知也孔子傷其時之如是又歎時之天子雖有其位而無其德不可以作禮樂焉已雖有其德而見棄於時又無其位不可以作禮樂焉天時自然德位相背非聖人無意於生靈也既不得救於其時乃將從周之禮述而明之於後世以俟聖王而興之也

新安顧氏曰此章言君子之行有攸當也夫德有大小位

有尊卑以大德而履尊位宰制自我裁成自我則曰禮樂曰法度曰文章經綸圖回與時變通可也德之與位一有闕焉而有意於斯非妄則僭矣故謂之愚則無德者也謂之賤則無位者也若是而曰自用自專以今之人變古之道則裁且必及其身矣何則有位無德輕於改作天下之心將有所不厭人心一搖危亡且至非裁及其身者乎有德無位敢於改作在上者之所不平刑戮將至非裁及其身者乎是以聖人謂夫禮節之可損可益固所當議也法度之或得或失固所當制也文章之有是有非固所當考也然是三者皆天子之任也今之天下周之天下也四海一統則車同軌矣詩書之訓家傳人誦則書同文矣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則行同倫矣此文武周公之所建置者也使上之人而能持循也則治平自可致使下之人而能持

循也則德行自可成何必他求哉聖人之作春秋也期望時王惟曰守文王之法度語門弟子一則曰吾從周二則曰吾從周謂夫君子之行所宜爾也雖然有位而無德當盡夫已之所為有德而無位當聽夫天之所為蓋已之所為者性也天之所為者命也性之盡則居位而改作若帝王禮樂不相沿襲而不為妄命之聽則若大舜有天子之薦周公相成王之治有所改作而不為僭斯又夫子言外之意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

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鄭氏曰三重三王之禮上謂君也君雖善善無明徵則其善不信也下謂臣也臣雖善善而不尊君則其善亦不信也知天知人謂知其道也鬼神從天地者也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聖人則之百世同道射厭也永長也孔氏曰君子行道必須本於身達諸天地質諸鬼神使為天下後世法孔子微自明己之意也案檀弓曰今丘也殷人也兩楹奠殯哭師之處皆法於殷今云從周者言周禮法最備魯與諸侯皆用之孔子身之所行雜用殷禮也三重謂夏殷周三王之禮其事尊重若能行之寡少於過也君子之道本諸身謂行道先從身起徵諸庶民者徵驗也

謂立身行善使有徵驗於庶民也建諸天地建達也不悖
謂與天地合所引詩周頌振鷺之篇言微子之德在彼宋
國民無惡之在此來朝人無厭倦故庶幾夙夜以長永終
竟美譽君子之德亦如此故引以結之

河南程氏曰三重即三王之禮三王雖隨時損益各立一
箇大本無過不及此與春秋正相合伊川又曰三重言

三王所重之事上焉者三王以上三皇已遠之事故無證
下焉者非三王之道如諸侯伯者之事故民不尊伊川

又曰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
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
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

藍田呂氏曰徵謂驗於民尊謂稽於古上焉者謂上達之
事如性命道德之本不驗之於民之行事則徒言而近於

荒唐下焉者謂下達之事如形名度數之末隨時變易無
所稽考則臆見而出於穿鑿二者皆無以取信於民是以
民無所適從故君子之道必無所不合而後已有所不合
僞也非誠也故於身於民於古於天地於鬼神於後無不
合是所謂誠也非僞也物我古今天人之所同然者也如
是則其動也行也言也不爲天下之法則者未之有也此
天下所以有望不厭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三重說見前
章

建安游氏曰夏禮杞不足徵殷禮有宋存焉周禮今用之
蓋去當世滋遠則文獻益不足徵也況三代而上乎故王
天下有三重而已三重者三代之禮也禮者王天下之道
莫重焉故聖王重之上焉者五帝之禮其事不可考而無
以示民下焉者五霸之功其道不足稱而無以動民是以

聖人稽古之禮不過三王而師古之道上及五帝若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雖百世聖人不能易也如其損益之禮止言夏殷周而已然五帝之道至堯舜而明三千之禮至文王而備此經所以言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也全體不偏之謂中利用不窮之謂庸此三極之道萬世不可易之理也以此修身則有本以此施之庶人則有徵三王者推此道以盡制也天地者體此道以成物也故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鬼神者主此道以應物也聖人者守此道以盡倫也故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由明則為天地由幽則為鬼神故建諸天地而不悖則質諸鬼神而無疑矣由前則為三王由後則為百世之聖故考諸三王而不繆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三王以業言也故稱不繆天地以性言也故

稱不疑聖人以德言也故稱不惑鬼神與天地同德故質之不疑為知天聖人與人為徒故俟之不惑為知人天人之道至矣則動而為道行而為法言而為則不獨可以行於一方固可以善天下不獨可以行於一時固可以傳後世遠者慕之近者懷之盛德之實著矣令聞安所逃哉河東侯氏曰王天有三重焉言三王之法各有可重者如子丑寅之更建忠質文之迭尚損益而得中所以寡過也過此則上焉者三代而上遠而難考故雖善無徵無徵則不信不信民所以弗從也下焉者三代而下雜霸苟且之政不根乎道故雖善不尊不尊則不信不信民所以弗從也君子之道可行於天下者不過近取諸身而已故子思又以切近之道明之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皆吾生之固有性之自

然推吾之固有性之自然驗諸庶民亦與吾之心同然又考諸三王以參之考諸三王而不繆則中庸之道至矣又建諸天地以自試焉建諸天地而不悖則與鬼神合其吉凶矣又何疑焉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天之心即吾之心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前聖人之道後聖人之道是也天也人也無他理也是理也惟聖人能盡之故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道也法也則也非吾一己之私天下之道天下之行天下之言吾由之而不悖爾所以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被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庶幾夙夜無終食之間達仁君子終日乾乾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殷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

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故君子之道以下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知天知人知其理也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所謂未有不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三重諸說不同雖程子亦因鄭註然於文義皆不通惟呂氏一說爲得之耳至於上下焉者則呂氏亦失之惜乎其不因上句以推之而爲是矛盾也曰然則上焉者以時言下焉者以位言宜不得爲一說且又安知下焉者之不爲霸者事邪曰以王天下者而言則位不可以復上矣以霸者之事而言則其善又不足稱也亦何疑哉曰此章文義

多近似而若可以相易者其有辨乎曰有三王以迹言者也故曰不謬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至遠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動舉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守也則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說其德之廣被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

凍水司馬氏曰三王之禮王天下者所宜重也上於三王者謂高論之士稱引太古以欺惑愚人然無驗於今故民莫肯信而從也下於三王者謂卑論之士趨時徇俗苟求近功然不爲人所尊尚故民亦莫肯信而從也惟中庸之道內本於身而可行外施於民而有驗前考於三王不差

毫釐後質於來聖若合符契大則能配天地之高厚幽則能合鬼神之吉凶知天者窮性命之精微知人者盡仁義之極致如此故天下法而效之慕而愛之生榮死哀今聞長世也

海陵胡氏曰上焉者天子居天下之上諸侯居一國之上卿大夫居一邑之上下焉者諸侯卿大夫居天子之下考稽也知天者天地鬼神之道不過生成以聖人之德質之而無疑是知天之道也知人者君子之道百世相俟而不惑是知人也

永嘉薛氏曰三重三節也上焉不可使知之者也下焉日用而不知者也故君子用其中必本於修身本諸身徵諸庶民匹夫匹婦皆可與知之上無太高下無太瀆百姓心悅誠服知所徵信則敬而從之所以適道也天地鬼神先

聖後聖其道一而已矣莫不以人爲本知天知人不過內外之合而已民有所徵而能信無思不服不可得而遠近吾修道之教也見譽有由矣外是而求譽非永終譽者也臨川王氏曰傳註之學多謂三重接上下之意此甚不然蓋言王天下之事者有三最重有此三者則可以寡過矣何爲三重下文徵信民從是矣上焉者居富貴之地雖有善當必有徵驗於民無徵驗不足爲信矣旣已不信則天下之民安能服從哉國不從矣三重者言有徵而可信可信而民從是也下焉者居貧賤之位者也旣居貧賤雖有善亦當不失其自重之道可也尊者如上文尊德性尊其性之所自得而重其所爲也雖有善不自致其尊且重則不信於外不信則民弗從矣居上而必欲有徵者乃是達則兼善天下也居下而必欲尊者乃是窮則獨善其身也

嵩山晁氏曰孔子思教之行也或說或學或不足徵或有存或用之遠近之勢然也中也天下萬變有是三重而寡過爲要也寡過則中也唯中則有徵而且尊也上焉者過之也蕩而無徵下焉者不及也屑而不尊雖善而民不信從之也

延平周氏曰人不能無過王天下之所以寡過者以其有三重焉所爲三重者有善於已而後有以徵於人有以徵於人而後人信之此上焉者雖遠於民而民必從之也有善於已而後有以尊於人有以尊於人而後人信之此下焉者雖近於民而民必從之也然必於上焉者言徵而於下焉者言尊何也蓋上焉者入而爲天道則患乎迂濶而無徵下焉者出而爲守道則患乎褻近而不尊則不足以言故稱法法不足以言故稱道所謂動者非言非行而有

以見於吾身者皆動也法詳而則略必於行為詳而於言為略者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也唯其世為道而世為法則故遠於已者有望而近於已者不厭夫然後有天下之譽然為君子者果有志於天下之譽邪蓋無名者聖人所以入而處已者也名譽以崇之者聖人所以出而待人者也蒲陽林氏曰君子之道須從身上做去便有本領如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此一箇道理在吾身間最是好如何知得當處但驗諸庶民可知驗諸庶民見天下熙熙皞皞如在春風醇酎之中道德一風俗同人情皆無有差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謂建立乎天地之中而此理不悖逆也質諸鬼神而無疑者蓋幽明無殊塗明而為人幽而為鬼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其實一理今以此道質之天神地示人鬼而無可疑者則其當時可

知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謂千百世而下雖有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兼山郭氏曰上章審禮之時此章言稽古之治所謂三重者言三王之至重也蓋時更三代政歷三王有以見王道之大備也然而不能無過與不及之差則在所損益者也孔子酌三王之道明三王之制觀其告顏子亦曰夏之時殷之輅周之冕蓋可見矣上焉者出於三代之前故遠而無徵下焉者出於三代之後故近而不尊必也本諸身徵諸庶民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百世以俟聖人舍此道何以哉

禹要譚氏曰化民之道則當本之於身彼上焉者專言道德雖善矣然微妙而無徵下焉者專言刑政雖善矣然卑陋而不尊是二者皆不足以示信於民而民弗從焉唯君

子之道一本於身蓋身者實理之所在而仁義禮知所從出也求之在我既有可言之實驗之於民則亦天下之所同然自堯舜三代以來未有舍是而能化天下者故考諸三王爲不繆也是道之大可與天地並立故建諸天地爲不悖也是道出於天命之性其理爲不欺故質諸鬼神爲無疑也是道前聖之所共傳後聖之所當用以人治人古今一理故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

晏氏曰觀太史公之論夏之政尚忠忠之敝小人以野則不能無過矣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則不能無過矣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僊則不能無過矣又當救之以忠是三重之道皆不免有過唯寡而已上焉者過乎忠質文者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故雖善無徵有所不可從矣下焉者不及乎忠質文者也所謂同乎流俗

合乎汙世故雖善不尊有所不足從矣然則可從者其三重乎君子之道不特信於既往亦信於將來以知人之所爲無以異乎已也不特信於在明亦信於在幽以知天之所爲無以異乎人也蓋知己則知人知人則知天此所以先言本諸身也

廣安游氏曰古之聖賢以有名譽爲貴名譽以蚤爲貴名譽蚤則人信之也蚤人信之也蚤則其化民成俗也易爲力矣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而毀譽信如舜之側微年方三十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而人之從之也如歸市此所謂蚤有名譽於天下者也及至後世人之如舜者亦未易得也故名譽難致而有名譽者或失之不公而毀之繫於人者始輕矣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以此觀之古之聖賢亦以名譽爲貴

晉陵錢氏曰重猶難也於三者重難之不敢輕也上焉者三王之前也如夫子所聞雖有善政而制度不存無以爲徵下焉者三王之後也如春秋所褒雖有善事而今聞不彰非人所尊二者民不信從故必中考之三王此謂聖人之在上者可以有爲矣猶審於古不敢輕用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民然後考諸三王建諸天地則於三王亦不敢輕知天知天理之同知人心之同有望人嚮之不厭人愛之不如此而蚤有譽則一時之名不足以傳萬世君子不爲也此一節謂君子之道不敢自用而監於先王故能傳之後世

蔡氏曰三重謂有德有位與徵諸庶民三者上焉者有其位而無其德不能證諸庶民也下焉者有其德而無其位不得證諸庶民也蓋有位有德又能證諸庶民三者皆備

然後可以王天下而寡過故曰三重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則有備乎三重者矣故可以考三王而不繆以至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金華邵氏曰鬼神至幽也何所質而無疑百世聖人未來也何所以而不惑蓋鬼神之理即天之理吾能知天則知無疑於鬼神百世聖人即人之理知人則知不惑於聖人此又一貫之妙也

新定顧氏曰此章言君子之道必出於中庸不容過亦不容不及也以王天下者言之其所歸重必在三王於茲取法心無他適藉曰有過亦云寡矣何則三王之道本於中庸惟三王之爲重宜其過之寡也否則上焉者賢知之過於中庸者也考其所行未必無善惟其可行於一身不可行於天下則是無證驗於衆人無證驗於衆人人所不信其

誰從之下焉者愚不肖之不及於中庸者也考其所行亦未必無善惟其可行於一身不可行於天下則是不見尊於衆人人所不信又誰從之是以君子監觀乎此惟道中庸本之於身證之於庶民察諸三王而無差謬立諸天地而無悖逆正諸鬼神而無所疑百世以待聖人而無所惑中庸一理貫通無間已之與人天地之與鬼神前聖之與後聖斷斷乎必出諸此不容有所增也亦不容有所損也夫是之謂中庸子思子深欲發明此理一定天人攸同重言質諸鬼神而無疑由於知天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由於知人蓋君子聰明睿知知天知人夫然故惟中庸之爲依夫惟其依乎中庸也故以鬼神處乎幽隱宜有間於顯明者也而曾無疑貳百世聖人處乎未來宜有間於今日者也而曾無惑亂則以中庸之理貫通焉而已矣自君子

之中庸也是以其動不期於爲天下道也而不能不爲之道其行不期於爲天下法也而不能不爲之法其言不期於爲天下則也而不能不爲之則遠之有望近之不厭皆不期而自致有如詩人之言彼無惡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良以是爾子思推言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詩人之言永終譽要之於後之無窮也子思子言如此而蚤有譽反之於其初之有自也

晉陵喻氏曰必以蚤有譽爲言者蓋所以激勸學者不爾則忘毀譽亦非中道也猶言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此聖人制行不以已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

地之所以爲大也

鄭氏曰律述也幬亦覆也

孔氏曰此一節子思申明夫子之德與天地相似祖始也
憲法也章明也襲因也

河南程氏曰孔子既知宋桓魋不能害已又卻微服過宋
舜既見象之將殺已而又象憂則憂象喜則喜國祚長短
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過門不入
非不知饑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卻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
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

伊川

又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只是言君子川流是日用處大
德是存主處如俗言敦本之意

伊川

又曰大德敦化於

化育處敦本也小德川流日用處也此言仲尼與天地合
德

伊川

河東侯氏曰自吾說夏禮杞不足徵至此皆言仲尼之事
仲尼不有天下修此道以傳天下後世能永終譽者也故
繼之曰仲尼祖述堯舜堯舜之道天理中庸也道不爲堯
桀存亡非出於堯舜者也堯舜能由之爾仲尼亦由此道
順此理無加損焉故曰祖述堯舜祖猶因也述猶仍也因
仍其道而不作也述與述而不作之述同憲章文武堯舜
垂衣裳而天下治法度猶未大備也故曰祖述文武之道
堯舜之道也法度章禮樂備有儀可象有物可則故曰憲
章上律天時則天明也下襲水土因地利也無不持載無
不覆幬其廣大也如四時之錯行其變通也如日月之代
明其不息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從容
中道也顏子見其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小
德川流其日用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也大德敦化其

存主處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是也此孔子之所以爲大也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孔子之學自率性之謂道至天地之所以爲大也馴而致之耳聖人雖生而知之然好古敏以求之之心未嘗無也其間參差不齊小大抑揚或進或退或久或速事雖不同其於時中則無異也猶乾之諸爻或潛或見或躍或飛反復進退皆期於道則一也易曰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者孔子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萬物所以並育而不相害也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道所以並行而不相悖也天地之所以大仲尼之德也傳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仲尼則之也

延平楊氏曰堯舜道之大成也文武蓋聞而知之者故於堯舜則祖述之以其道之所從出也其文至周而大備故

於文武則憲章之憲法也章章之也用之吾從周是也上律天時則天明也下襲水土因地利也故能與天地之相似也自萬物並育至大德敦化則與天地一矣故不曰仲尼之大而曰天地之所以爲大蓋聖人與天地一體也論聖人以明天地之道言天地以見聖人之德無二致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三十章言天道也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如天地如四時如日月言聖人之德錯猶迭也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

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此推之可見諸說之得失矣曰子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行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及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由其書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也居宋而章甫也以及於用舍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策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而其

廣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歉於是哉

涑水司馬氏曰祖猶宗也本也水土者地也小德川流者言其順序易行晝夜不息也大德敦化者言不肅而成不言而喻也

永嘉薛氏曰天地之大誠而不已者也仲尼遠繼前聖合德二儀博厚高明體物無迹大小咸德體合萬殊小者如水之流通異行而俱入於海大者如物之自化不可見而未始踰閑天德之至所以爲夫子哉

兼山郭氏曰祖其道而述之憲其道而章之天地之所以爲大者以其無不覆也無不載也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孔子之所以爲大者以其如天地四時日月之運小德川流大德之敦

化也小德川流言其用之沛然莫禦也大德敦化言其體之寂然不動也非德之大小顧其爲體用者如此是以異夫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者也

廣安游氏曰凡後世之法度禮樂皆由堯舜而來而其爲法章明於後世則莫盛於文武之時所以於堯舜言祖述於文武言憲章也考之於春秋以堯舜之道撥大亂反之正此其祖述憲章者也春秋具四時及災異之事此其二律天時者也春秋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此其下襲水土者也非特春秋然也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無不然而持載覆幬言其道所包之廣大也錯行代明以至川流敦化言其道之通變而泛應曲當也

延平周氏曰帝道成於堯舜王道備於文武帝道辟則神也故孔子祖述之而已王道辟則明也故孔子憲章之也

律天時所以興天下之大順因水土所以致天下之大利有大順則天人所以和有大利則天人所以同和同天人之際而無間者孔子也唯其與天人無間故言其廣大則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言其變通則如四時之錯行言其能微能顯則如日月之代明天地之育其物則與之並育而不相害天地之行其道則與之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則出入可也故川流所謂川流者合所謂敦化萬殊而歸乎一也大德則不踰閑故敦化者如行葦之詩是也所謂化者如汝墳之詩是也至乎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則極矣而又能有小德川流有小德則已矣而又能有大德敦化蓋能崇能卑能粗能精者乃其聖也然終必曰天地之所以爲大者言天地之爲大則天地也天地之所以爲大則孔子也此孔子所以爲成能者

嵩山晁氏曰仲尼之所以爲仲尼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教行也觀天地於仲尼則足矣

莆陽林氏曰自鴻荒茫昧之時道即在人日用飲食之間無人摘出道之大原堯舜始發之仲尼祖述之者述其誠歷所自出也憲章文武者謂夫子取文武之世爲甚近文武之道夫子躬行憲法之於身昭昭然常章著也律天時謂隨時出處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非律天時安能如此襲水土謂五方之俗皆能諳識當時之齊之楚之宋之衛非襲水土何以如此如四時之錯行者夫子之時也如焚石爍金之時一陰之所生固陰沍寒之一陽之所生陰中生陽陽中生陰此之謂錯行也如日月之代明者夫子之道如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此之謂代明也

馬氏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體人道也上律天時體天道也下襲水土體地道也人道成於堯舜備於文武故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亦憲章之蓋堯舜帝道之盛者也文武王道之備者也天之變通在於時故於時則上律之地之發育在於水土故於水土則下襲之律言其所法也襲言其因之也天地人之道備於我故辟如天地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言其體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言其用也天地之育萬物孔子與之並育而不相害天地之行道孔子與之並行而不相悖此孔子之道其妙至於神而不可測泯然與天地爲一體矣小德出而成物則如川之流大德體而成己其妙至於敦化

莆陽鄭氏曰萬物散殊於天地之間而一理行乎其中如雨露之施而山川草木隨其需足如春風之蕩而根芽小

大遂其生成聖人之道泛應曲當隨事而宜隨用而周亦猶是也豈有並育而相害並行而相悖邪若夫此通而彼礙則相害相悖矣中庸之道豈如是哉一氣分而萬殊乾坤散而六十四卦德豈有大小以分而萬也則曰小德以總而一也則曰大德坎一水也而百川異流道一本也而萬用隨適聖人敦化之道知其一而天下之事畢矣

臨川王氏曰中庸論道欲合天人一精粗使學者知精之由於粗天之始於人則用力而不為誕矣故由夫婦之與知而極之於聖人之所不知致曲之誠而極之於聖人之能化故以仲尼之事實之亦以其始之稽前聖法天地而後至於與天地相似由與天地相似而化遂至於與天地為一嘗觀孔子之道至於從心之妙而本之於十五之志學性與天道之不可聞而本之於日用之文章子思言道

則極於變化之誠而其本自致曲之誠孟子言道則由仁之於父子而至於聖人之於天道由可欲之善而至於不可知之神君子之教人將使人之皆可為也必使之由易以至難而皆有用力之地故起於夫婦之有餘而推之於聖人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至難者與其至易者無異也

長樂陳氏曰道原出於堯舜祖述者以為宗主也禮法備乎文武憲章者以為準度也變通莫大乎四時律之者法之也生養莫大乎水土襲之者充之也故如天地之覆載即前所謂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即前所謂悠久無疆物並育道並行川流敦化即前所謂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此天地所以為大即前所謂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而仲尼得之不曰仲尼

而曰天地者仲尼其天地歟

雪川倪氏曰祖始也述者述而不作之述於堯舜曰祖述者書之斷自唐虞是也憲法也章文章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是也上律天時律法也作春秋而先春後秋是也襲水土襲因也重也述職方以除九丘是也持載如坤之厚德載物也覆物如天之徧覆無所不及也季札美舜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是夫子之德與舜同矣易曰與四時合其序合其體也此曰錯行合其用也易曰與日月合其明合其體也此曰代明合其用也

范陽張氏曰不曰夫子而曰此天地所以爲大意謂夫子沒矣不可得而見也觀諸天地其亦庶幾乎

晉陵錢氏曰律襲言與天地無所違異幬冒也地有方便物不流能載使物不陷故謂之持載天覆物之上冒其四

表故謂之覆幬四時錯行言其道時中日月代明言其德日新並育不相害物以異而和並行不相悖道以異而通小德德之用也如川之流其行不窮大德德之體也敦厚而化人莫能測德至此則與天地同其大矣

江陵項氏曰此以下凡三章引夫子之道德以明性者之事堯舜以道言文武以事言天時水土亦然覆載言其大德錯行代明言其小德

錢唐于氏曰始也以天地辟夫子終也以夫子爲天地蓋以述而論當取天地以爲喻以道而論夫子即天地矣非復於夫子之外別有所謂天地也

嚴陵喻氏曰夫子之時去堯舜雖遠而其道常存故從而祖述祖也述也皆本之之謂也去文武爲近而其典具在故得以憲章憲也章也皆法之之謂也

新定錢氏曰祖述堯舜道統傳也憲章文武治具備也上
律天時健也下襲水土順也自其日用言之則如百川之
分流自其大原言之則如造化之醇厚
新定顧氏曰此道何所不育萬物雖多並得以遂其生何
相害之有此道何往不行雖事物之紛錯各行於所不得
不行何相悖之有德之小者運動不息如川之流德之大
者厚重不移物自爾化非天地之大何以能兼有萬象如
此 此雖一章始之以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之辭則猶若
有意於取法繼之以辟如之辭則猶指其爲柙似終之以
此天地之所以爲大則夫子之大即天地之大考乎其辭
有始終淺深之異非夫子之德然也子思子之於學者有
誘進之意初示之淺而後告之深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

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
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
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
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
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孔氏曰發強剛毅足以有執發起也執猶斷也言發起志
意堅強剛毅足以斷決事物也溥謂無不周徧博謂所及
廣遠淵泉如淵言潤澤深厚如川流也
河南程氏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須是先有溥博淵泉方
始能時出自無溥博淵泉豈能以時出之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聖人成德之用其效如此聰明睿知
足以有臨者天之高明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者地之博
厚也發強剛毅齊莊中正者乾坤之健順也文理密察者

天地之經緯也聖人成德固萬物皆備應於物而無窮矣然其所以爲聖則停蓄充盛與天地同流而無間者也至大如天至深如淵時而出之如四時之運用萬物之生育所見於外人莫不敬信而說服至於血氣之類莫不尊親非有天德孰能配之

延平楊氏曰書曰惟天生聰明時又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則聰明睿知人君之德也故足以有臨寬裕溫柔人之質也故足以有容發強剛毅以致果故有執齊莊中正以直內故有敬文理密察理於義也故有別臨而不容不足以得衆容而無執不足以有制執而不敬或失於自私敬而無別或無以方外非成德也德成矣故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則其大無外淵泉如淵則其流不窮淵泉言有本也而時出之則其流不息矣故民莫不敬信而說

服凡有血氣之類莫不尊親則與天同德矣故曰配天新安朱氏曰此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溥博周徧而廣濶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如大如淵民莫不敬信莫不說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又曰文理密察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是條理每事詳審密察故曰足以有別

臨川王氏曰聰明者先聰明於已而後聰明於天下睿則書之思曰睿知則易之知周萬物有聰明而無睿知以行則不可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獨任聰明則亂舊章矣故

全此四者然後可以有臨於天下也寬則寬大裕則有餘
溫則溫良柔則書之柔而立是也易曰容保民無疆是有
此四者然後可以有容於天下也發者遇事而發其端緒
強者若上文強哉矯之強有執非子莫之謂若擇善而固
執之之謂也中者處中道正者守之以正守正而不處中
道則不可處中道而不守正亦不可二者必在相須足以
有敬於天下常人論敬不過指敬鬼神敬祭祀而言未嘗
有言敬天下之民此言聖人亦不敢輕天下之民也能敬
於民民亦敬於上文理者人倫之理密謹嚴也察明察也
雖有文理不加密察則制度文法必有亂於天下既以謹
嚴明察則足以有別於天下則天下之人亦自知有別矣
溥博者廣大也淵泉者深浚也上能有此五者之德而又
上下能察乎天地然須時而出之若上文君子時中又曰

時措之宜是也苟時可以溫柔而反用剛毅則不可時可
以剛毅而反用溫柔則亦不可此言中庸之道所貴者應
時而已

涑水司馬氏曰此汎言聖人之德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謂
聖人制禮曲爲之制事爲之防可以別嫌明微也溥博淵
泉謂其心時出之謂其言行

范陽張氏曰溥博淵泉無非誠之運用於其中也時乎溥
博則涵容而不露時乎淵泉則應接而無窮故其見也民
敬言也民信行也民說爲聲名也中國蠻貊所至所覆所
載所照所隊凡有血氣無不尊親是與天地並立於兩間
而造化天下矣故曰配天配非比也並也夫敬行民說以
至尊親皆誠之爲用理當如此使一有不敬不信不說不
尊不親是必吾誠有不至也蓋在我有絲毫之差則在誠

有尋丈之失此君子所以慎其獨

海陵胡氏曰兼聽之謂聰善視之謂明智慮深遠之謂睿有知之謂智寬裕則不暴溫柔則不猛故可涵容天下之人發謂奮發強能任事剛則不撓毅則果敢故能臨事固執而不回齊潔也莊端莊也中正則不諂足以保其敬之道文理者言動之間有文理如枝葉葩華是其文經理條貫是其理密而不洩察而能辨君子身既文理然後從己之身觀人之身密察而不洩其機故足以有別於天下溥言溥博博言廣博時出之者以時發見出其政教號令溥博如天高之不可窮淵泉如淵深之不可測發見於政教民皆敬之言而民皆信之行而民皆說之是以聲名洋溢莫不尊而親之

永嘉薛氏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所見不同一

終廣運之德爾成配天之德則其處身接物皆順而不妄動而愈出惟有本者能之爾天地之大何所不容何所不逮苟能此道則有不言之信無爲之教聲容言動其有合格者乎此爲天道之當然所謂無思不服者也此言可以見天地可以貫金石有血氣者而能外於是乎

兼山郭氏曰此章言聖人之道可以配天聖者極至之謂聖人究極乎中庸其成德之大有所謂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以至於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如天之神化妙用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之變水火土石丘陵川澤草木昆蟲之化其用之自一其應之不窮如是也夫惟如是故能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溥博近中時出近庸故能使民敬信說服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得其尊親所以配天也

莆陽林氏曰天下之大四海之遠聖人渺然之身託於士

民之上若非聰明睿知則何以臨人非寬裕溫柔則何以容人發奮也強無作也剛特操也毅果敢決斷也執有執著也齊一其志也莊儼然人望而畏之也中立而不倚也正則無邪也四者所以敬其身也文理密察精密審察也此所以別君子小人使賢不肖不至於混淆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此一句見子思形容聖人極到處矇者以為聖人徒然有許多聰明睿知足以有臨至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而不知聖人胸中傳蓄淵深渾厚有本者如是自然發得許多等事出來子思可謂善形容聖人者也

高要譚氏曰夫所謂天下至聖者其蓄養成就極大而不可度極深而不可測極大則溥博是也謂其不可度故以如天之極深則淵泉是也謂其不可測故以如淵言之如天如淵形容之意止矣其不可度不可測之處終不可

得而言其可得而言者特時出之用耳所謂聰明睿知足以有臨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者皆時出之用也蓋其盛德充實輝光發越乎外見於應事而不可揜有此五者可得而言至其溥博之大淵泉之深不可以常知測度唯有如天如淵可以形容之耳唯其德之至盛如此故一行之見民莫不敬一言之出民莫不信血氣之屬莫不尊親則不特民而已禽獸蟲魚皆知所依歸矣語盛德至此非天固莫能盡其形容故止言配天不及其他至矣哉非吾夫子為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此

江陵項氏曰臨者知及之也容者執者仁能守之也敬者莊以涖之也別動之以禮也皆自隱而費也故自天而淵自淵而見又曰明足以照矣恐其不能容量足以容矣

恐其不能執強足以執矣恐其誠意之不孚誠足以感人者恐其不周於事物之變 又曰聰明言其表睿知言其裏齊莊言其表中正言其裏寬裕言其容物溫柔言其氣味亦是表裏發強剛毅文理密察皆然 又曰此章言至聖言其德之著見於外者其費如此下章至誠言其德之根本於內者其隱如此

東萊呂氏曰文理密察初非爲秘密之密觀察之察也謂如易傳中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等語銖分粒剖各有攸當而未嘗有割裂阡隍之病析理精微如此乃可謂之文理密察耳

錢塘于氏曰夫天下至聖必能具聰明睿知之德可以臨天下故凡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有容

有執有敬有別悉本於聰明睿知以發之未有昏暗愚昧而有此四者未有聰明睿知而不全此四者

新定錢氏曰此足以形容集大成之妙矣溥博如天大無不包也淵泉如淵澄然不動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先安有許多名號溥博而已淵泉而已及其時出之則曰有臨曰有容曰有執曰有敬曰有別互見迭出變化無方參錯縱橫自然中節非是聰明睿知而下五者臨時逐項安排出來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惟至於聖方盡此妙所謂配天於是乎在非待到莫不尊親處方謂之配天也下面是其效自如此

新定邵氏曰聖人者道之極也唯天下至聖則中庸之道融會於心而衆美萬善迭形於外故言其聰明睿知則洞然無蔽足以有臨焉言其寬裕溫柔則恢乎不迫足以有

容焉言其發強剛毅則卓乎不撓足以有執焉其齊莊中正也肅然穆然而足以有敬其文理密察也燦然秩然而足以有別舉天下之盛德無踰此數者聖人悉兼而有之是非聖人容心於為此復用力於為彼也道體渾融全體具在隨感而應衆善自形故自其全體言之則溥博也淵泉也何善不該何美不具自其形見者言之當其有臨則為聰明睿知當其有容則為寬裕溫柔以至發強剛毅也齊莊中正也文理密察也皆時出之也上章所言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正謂此也夫惟聖人之德其大無外而溥博如天其深莫測而淵泉如淵故時而出之備道全美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者此心同此理同故也人心感孚如此則聲名聞望自邇及遠始也洋洋乎中國久也施及於蠻貊又其久也盡舟車

所至之境極人力所通之處窮天覆之所及罄地載之所容凡日月照臨之下霜露飄隊之所血氣心知之屬莫不尊之如神明親之如父母謂之配天不亦宜乎聖人非靳乎聲名之顯赫也明效大驗自若是其不可掩也上章云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此章止云配天舉其最著者言之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三十五

四明袁氏曰中庸之道愈久而愈無弊如其有一毫之偏則目前雖未遽見其害久久未有不弊者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看三箇世字見得世世可以常行非若一偏一曲之小道僅為一時之可觀而已大凡言動有毫釐未盡善處則不可以為世之法則古人雖是小節亦無往不致謹道無小大無衆寡皆不可

慢稍有不謹即招悔尤衆所觀瞻豈容掩覆吾非欲爲人之
觀瞻而後謹也亦非欲爲人之法則而後謹也道自不容
不謹也是故惟明於至誠謹獨之學者然後其言動可以
爲世法後世賢者或負其高明之資以爲小節不必拘泥
是以言行之閒不耐檢點殊不知一動不謹一言不應人
皆得以議其後況望其爲世道爲世法爲世則豈可得哉
王天下有三重焉章內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千變萬化不出
乎陰陽剛柔仁義之外且夫陰與陽若相反剛與柔若相
反仁與義若相反然而實未嘗相反也太極未判混乎至
一太極既判不可相無陽而無陰可乎剛而無柔可乎仁
而無義可乎惟其不可相無也故有陽中之陰陰中之陽
剛中之柔柔中之剛仁中之義義中之仁其代明也其錯

行也所謂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
管還相爲宮也五色六章十一衣還相爲質也五味六和
十二食還相爲質也此所以生生而不窮也此所以萬物
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仲尼祖述堯舜章內

後學 成德 校訂

十二會數財爲貨也北通以土土而不領也北通以萬

